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生民之什第二十二

詩大雅

生民疏

毛序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史記周本紀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

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怵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郃號曰后稷別爲姬氏索隱詩大雅生民篇所云是其事也愚案史遷所載皆本魯詩其爲帝嚳妃乃雜采它傳

記齊韓蓋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注魯維作惟韓嫄作原說曰姜姓原字疏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嚳姜嫄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

有女名姬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她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
生民○史記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
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繆乎
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
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
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
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玄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
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
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商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
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即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
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
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
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
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陳喬樞云漢書儒林傳沛褚少孫事
王式爲博士魯詩有褚氏之學世表後所引詩傳乃魯詩傳又
儒林傳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其兄子
卽以詩授元帝之張敖卿也世表張夫子其幼君與恩案孔疏
引許氏五經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褚雖引
詩傳而意駁之毛謂姜嫄配高辛氏帝本未明著爲帝嚳鄭疑
帝嚳不當與堯並在天子之位歟觀易爲高辛氏之世她亦
不能定爲何世要皆以姜嫄有夫后稷卽有父也然觀褚引詩

傳堯己躬立棄爲大農與周本紀堯舉棄爲農師合則以弟臣
兄不害同爲帝嚳之子原無帝嚳與堯並在位之嫌姜嫄雖帝
嚳妃棄雖帝嚳子而棄之生實感神迹不由其父則三家謂聖
人無父正以始生之靈蹟已暴於天下特存其真不爲過也魯
維作惟者王逸楚詞章句序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明舊作生
惟姜姓原字者史記周本紀注引韓詩章句文嫄原字通作生
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注三家弗作禋疏傳禋敬弗去也
古者必立郊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
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
箋克能也弗之言禋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
郊禋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
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三家弗作禋者御覽五百二十
九載鄭記王權引生民詩作克禋克祀以祓無子陳喬樞云此
三家之今文毛詩弗字乃祓之假借愚案以祓無子富卽周禮
女巫祓除所由昉鄭風溱洧篇韓詩以爲上己祓除亦此類也
鄭箋以祓釋弗正據三家改毛生民本於姜嫄周又特爲立廟
棄生不由其父與契無異但詩言以祓無子固婦之事非女之
事明矣故史記本紀漢書人表吳越春秋及大戴禮世本諸書皆
仍著姜嫄爲帝嚳妃生棄其說亦必出於三家母既爲帝嚳妃
則棄終爲帝嚳子故禮祭法仍有周人禱嚳而郊禘之文也而
劉向列女傳乃不著姜嫄之失張華遂謂爲思女不夫而孕可

謂俱矣說文履祭也一日精意以享為履祀祭無已也祓除
惡祭也潔祀蓋卽續漢書三月上巳宮人皆洗濯祓除為大繁
之義克履克祀亦卽大繁後之祭祀巫所掌宮人皆得自行之
毛傳必援秦令說詩又改高謀為郊祿謂姜嫄從帝郊見於天
以便其改履帝武為踐高辛帝之迹斯則創解不經矣鄭既不
信帝為高辛之帝猶據從祀高謀為說率九嬪以從帝祭嚴事
也乃獨往履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歆
大神迹耶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疏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

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
也震動夙早有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帝上帝也敏拇也
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祿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
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
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
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為后稷○履帝至拇也釋訓文爾
雅釋文云敏舍人本作畎舍人注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
畎之中而生后稷孔疏引孫炎注得迹大指處王逸楚詞章句
一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是得讀又於歆字斷句白虎通姓
名篇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此皆魯說繁露三代改制
質文篇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
五穀此齊說思案聖人之生宜有異迹詩本周公所作述其祖

事神異不以爲非毛何所嫌疑而矯枉過正如此爾雅之不用毛詩此尤其明證也

誕彌厥月

注

韓說曰誕信也先生如達

疏

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先生如達之

生言易也○誕信也者文選陸雲大將軍譙會詩李注引韓詩

文陳喬樞云說文誕詞誕也誕訓大言故又引伸爲虛詐之義

廣雅釋詁誕信也此用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訓信猶以亂爲

治徂爲存皆詁訓之義有反

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

不折不副無舊無害

疏傳言易也凡人在母

母則病生則折副舊害其母橫逆人道○論衡奇怪篇詩曰不

折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

不折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折不副如實論之彼詩言不折

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陶元淳云

兒在母腹胞衣裹之生時衣先破兒體手足少舒故生之難惟

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爲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時

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如羊子之生故言如達馬

瑞辰云陶說是不折不副謂其胞衣不折裂也

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疏傳赫顯也不寧寧也美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陳與云

不皆發聲居猶其也然猶是也此承上章言姜嫄克禋祀上帝而上帝亦將安樂其禋祀其然生子謂生后稷也黃山云此申述生子之非常理以著下章誕真之由也箋易傳於不宣不康皆釋爲不安亦必本之三家但謂禋祀卽前之克禋克祀則以前文旣爲禋祀上帝不得數舉遂爲又不安之說致辭窮而意轉窒今案列女傳言姜嫄履巨人迹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云云正此詩四句之義蓋姜嫄因赫然有娠顯示以靈怪之徵意上帝以己踐其迹不安而降之罰故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宣也已意亦因之不安而禋祀以求解本求無子而終生子故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也前之潔祀求成無子之疾後之潔祀求獲無子之底至居然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三家之說大同傳箋乃謂故棄之以顯其異斯不然矣

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疏傳誕大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

而泣罩長計大略大也美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
亦所以異之實之言是也罩謂始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是
時聲音則已大矣。○史記引已見上論衡吉驗篇后稷之時履
大人跡或言衣帝暑之服坐息帝暑之處妊身怪而弃之隘巷
牛馬不敢踐之真之冰上鳥以翼覆之虞集其身怪而弃之隘巷
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夫后稷不當弃故牛馬不踐鳥
以羽翼覆愛其身楚詞天問覆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
鳥何煥之王逸章句曰帝謂天帝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
人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
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以上魯說趙煜吳越春秋一后稷其母郤氏之
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遊於野見大人迹而觀之中
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
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
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
會伐木之人多復置於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
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趙從杜撫受韓詩見後漢
儒林傳曹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闕穀之在楚澤咸
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災以上韓說愚案周本紀云適會山林
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吳越春秋言會伐木之人多復置於
澤中冰上最得經旨傳言置

之平林爲人所收取誤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疑注魯疑作疑以就口食疏傳岐知意也疑

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

就眾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魯疑作疑者釋文疑說文作疑

說文疑下云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疑陳喬樞云

淮南原道訓扶搖挾抱羊角而上高注抱讀詩克岐克疑之疑

又本經訓菱杼紵抱高注抱讀岐疑之疑據此是岐疑之疑魯

詩正作口旁疑與說文所引詩合原道訓注作疑此後人順毛

改之非高注之舊文也馬瑞辰云就之言求也釋詁求就並訓

爲終是就求同義之證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卽求有道而正之

也以就口食猶易頤自求口食春秋元命苞所云藝之荏菹荏

岐頤自求也正義釋箋謂能就人之口取食失之藝之荏菹荏

菹旆旆不役穉穉注韓荏作戎三家役作穎麻麥幪幪瓜瓞嗉

嗉注三家嗉作葦疏傳荏菹戎菹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穉穉

箋藝樹也戎菹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

○上文所引史記言后稷其辭戲好種樹麻菹麻菹美此詩是

也吳越春秋后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

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桑稷黍禾藥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

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

街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合號爲后稷

姓姬氏此韓說韓荏作戎者太宰賈疏生民詩云莪之戎莪戎
莪大豆后稷之所殖陳喬樞云賈疏所引直作戎莪當爲韓詩
之異文釋詁戎王並訓爲大王任古通戎荏一聲之轉三家役
作穎者說文穎下云禾采也从禾頃聲詩曰禾穎穰穰兩引詩皆作穎段注古音
禾采之貌从禾遂聲詩曰禾穎穰穰兩引詩皆作穎段注古音
支清二部互轉役在支部即穎之入聲蓋爲段借字許此句用
三家詩若如鳥斯翔爲正字毛作革爲段借字也三家嗥作萃
者馬瑞辰云嗥嗥即萃萃之段借說文玆讀若詩曰瓜瓞萃萃
又嗥讀若詩瓜瓞萃萃皆用本字本三家詩萃萃猶旆旆幪幪
皆盛貌也說文萃草盛通俗文草盛曰萃瓜盛與草盛同義故
亦曰萃萃廣雅芾芾萃萃幪幪並訓爲
茂其義亦本三家詩芾芾旆旆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注韓弗作拂說曰拂弗也種

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襄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

有邇家室注魯韓邇作台齊作釐疏傳相助也弗治也黃嘉穀

也種雜種也稷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
實栗栗然邇美姬之國也堯見天因邇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
邇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焉有見助
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稷
寺三民民長虎

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郃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弗作拂拂弗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釋詁弗治也郭注見詩書邢疏即引此詩云弗弗音義同是魯詩本作弗訓治毛借義韓借字也廣雅釋詁拂除也拔也治草非僅拔除故韓亦不用本義呂覽在地篇高注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又辨士篇注詩云實穎實栗有郃家室明魯毛文同惟無卽字說文史記周本紀索隱水經渭水注引亦無卽字白虎通京師篇后稷封於台公劉去台之郃詩云卽有台家室又云雋公劉于郃斯觀周家五遷其義一也皆欲成其道也陳喬樞云今本白虎通有台仍同毛詩作郃據王氏詩攷引作台知宋時本尙未訛也吳越春秋云后稷其母有台氏之女則魯韓詩本作台字諸所引作郃者皆後人傳寫爲加邑旁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釐周后稷所封顏注釐讀與郃同是齊作釐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雪家種作穀雜作雋麋作麋皆聲韻

苗秬黑黍秠一稔二米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

負以歸肇祀疏傳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天應

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

注詩曰惟桓桓陳喬樞云毛詩鄭字作康與爾雅異知此爲
魯詩之文盧文弨曰毛詩釋文康爾雅作墜郭亡偉反
赤梁栗也案爾雅釋文作亡津反偉字疑誤墜疊古通

之浮注魯釋作淅叟作溲浮作𦵏疏
傳搗打曰也或籒𦵏者或蹂米者釋淅米也叟

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扞出之鯨之又潤甚之將復春之趣於
 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責○說文省下云省扞曰也

引詩同鄭注禮多用齊詩說文管下兼收抗暎二形卽三家之異文作抗者爲齊詩則管與抗其魯韓之詩與或春許引作或

新之聲煇煇炊之氣陳喬樞云爾雅正義涵郭蘇刀反詩云泔之泔泔據此知爾雅舊注引詩如此故釋文載其說毛作釋之

與爾雅文同從魯詩也專言專小耳青多用且美上車專必宜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生民之什 六

烈以興嗣歲

傳嘗之日惟卜來歲之艾獨之日惟卜來歲之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熱蕭

合馨香也無羊牡羊也軌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興來歲繼往歲也箋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詠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熱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軌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禮郊特牲鄭注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曰取蕭祭脂此齊詩文義與毛同

叩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

注齊肇作兆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疏傳叩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迄

至也箋胡之言何也直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庶眾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釋器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此魯義也叩盛句統言之齊肇作兆者禮表記詩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鄭注兆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以
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以至于今此用齊說陳喬樞云上文以
歸肇祀鄭讀肇爲兆是據齊詩易毛商頌肇域彼四海箋云肇
當作兆此不言者文略耳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
之營域說文作埽段注今周禮作兆許作埽蓋故書今書之不
同也又尙書大傳兆十有二州古文堯典作肇此古文假借之
證禮郊特牲正義引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案毛詩釋文不
言韓氏字異然據表記商頌箋讀肇爲兆知三家今文肇皆作
兆馬瑞辰云廣雅釋詁胡大也時善也胡臭謂芳臭之大猶士
冠禮永受胡福謂大福也載芟詩胡考猶云大考也釋邱方邱
胡邱方與胡皆大也胡臭直時與士冠禮嘉薦
賁時句法相似賁時猶云誠善也箋說失之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

疏毛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考陳稷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
爲政者敦史受之○案列女晉弓工妻傳弓工妻謁於平公曰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葦側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
著於天下潛夫論德化篇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
體惟葉晁晁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仁不忍踐履生草
則又況於民萌而有化者乎又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

況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以上魯說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
及行葦之不傷此齊說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
以避葦葦此韓說明三家同以此為公劉之詩後漢寇榮傳公
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萊傳體公劉之德行勿踐之惠據
諸說足證漢人舊義大同蓋公劉舉射饗之禮出行有
此故事詩人美之因以名篇毛序刪之特以示異於眾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注魯維作惟泥作

梀韓作茈疏傳敦敦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茈茈也體成形

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
乎○馬瑞辰云葦叢生之物故以敦為聚貌讀如國聚之國敦
國聲相近敦彼形容之詞猶依彼鬱彼之比故傳以敦敦然釋
之敦敦猶團團也愚案馬說是冠榮云敦行葦引見敦之言厚
也仁及草木故曰厚於行葦此望文而為之說亦備一解魯維
作惟泥作梀者陳喬樞云今文作惟葉梀梀石經魯詩可證梀
梀潛夫論作梀梀盧氏文弼以梀字是梀字之譌良瑀韓作茈
者詩釋文云張揖作茈茈云草盛也愚案廣雅釋訓茈茈茂也
釋文即本此張兼采魯韓義魯
作梀梀明茈茈是韓之異文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疏傳戚戚內相親也
肆陳也或陳設筵

者或授几者筵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植求通親親表常有戚戚具爾之心用韓經文明與毛同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

疏傳設席重席也緝御取踏之容

也畢爵也夏曰酸殷曰畢周曰爵筵猶積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楚詞招魂王逸章句筵席也詩曰肆筵設席疏下此魯說禮明堂位鄭注畢畫禾稌也詩曰洗爵奠斚此齊說

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

注韓說云臠口上阿也或歌或

罍

疏傳以肉曰醢醢臠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罍筵薦之禮韭菹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

之嘉。孔疏引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為之名也又云醢所以擣菹禮邊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醢醢韓說云臠口上阿也者玉篇肉部臠口上阿也詩曰嘉肴脾臠肴不作殺又與毛臠函也義異知野王所引據韓詩也詩釋文亦引通俗文口上曰臠口

下曰函所以糾正毛傳與玉篇訓合釋文又云毛云徒歌曰嘒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嘒徒歌謂之謠亦主糾毛孔疏謂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誤案肅祖毛多陰正其誤如皇矣篇毛作維此王季肅述毛亦據左傳改王季爲文王是其證此傳釋文定本集注皆作徒歌知亦傳說本異而肅陰據釋樂文改之孔遂因而從之耳今釋樂徒擊鼓謂之嘒孫炎云聲驚嘒也此自魯訓如此郭注引詩或歌可也亦魯詩文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疏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鍤矢參亭

已均中茲序賓以賢言賓客次序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盡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盡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舍之言釋也茲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列女晉弓工妻傳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案此魯說據文義當弓矢並引節去四鍤句均作鈞以聲同誤也箋以牛羊勿踐爲周先王愛物之仁蓋因毛序不指公劉

故渾言之此養老亦主周先王說是鄭意仍指公劉下言曾孫乃因傳意而推及成王耳

敦弓既句注魯作彤弓既敦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疏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如樹言皆中也(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箋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鍤則已徧釋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魯作彤弓既敦敦者孔疏云說文說張弓也二京賦曰彤弓既敦敦與句字雖異音義同愚案今說文說張弩也東京賦彤弓斯發文皆稍異張衡治魯詩亦用魯文也敦作彤與列女傳引敦弓既堅異陳喬樞云廣韻弭弓天子弓也又作敦毛古文借用敦字三家今文皆當作弭與彤然則列女傳敦字殆後人順毛改之耳馬瑞辰云彤弓蓋以五采畫之故又曰絺弓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絺春秋定八年公羊傳弓絺質是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疏傳曾孫成王也醕

也祈報也箋所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三家以此篇爲公劉之詩篤公劉箋公劉後稷之曾孫釋文斗又作料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馬瑞辰云斗與料異物說文斗十升也料勺也勺所以挹取也此詩大斗及小雅維北有斗

皆料之指借考工誌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正義引漢禮器制度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蓋專指大斗言之

黃耆台背注魯台作鮐說曰鮐背考老壽也以引以異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疏傳台背大老也引長異敬也祺吉也箋台之言

所以助大福也○張衡南都賦鮐背之叟明魯台作鮐鮐背考

老壽也者釋詁文孔疏引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

若鮐魚也左傳二十二年疏引云耆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

赤黑如狗矣孫炎曰黃耆面凍槩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孔疏又引釋名云九十曰鮐背皆當本三家詩訓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疏毛序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成王祭

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三家無異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疏傳既者盡其禮終

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說苑修文

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
故古者慎重飲酒之禮使耳聰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
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口遠者數月皆又有德焉
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饗燕
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饗燕
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此齊說

既醉以酒爾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疏傳將行也箋爾女

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昭光也○馬瑞辰云古但
云行酒不云行穀廣雅釋詁將美也將威聲相近破斧詩亦孔
之將王引之言猶亦孔之威是也稱謂爾穀既將將亦爲美猶
言爾穀既嘉耳黃山云楚茨爾穀既將傳亦訓將爲行馬已本
此說易之案楚茨次章或肆或將傳訓將爲齊本釋言文郭注
謂分齊也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馬易爲劑量其水火此
非郭分齊之義當以王說爲長末章爾穀既將莫怨其慶亦卽
分齊其穀蓋俾惠徧及故具慶而無怨者傳必改訓爲行反於
具慶不應此章詩句正同楚茨箋云爲羣臣俎實
以尊卑差次行之名爲申毛實仍用分齊之義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疏傳融長朗明也始

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
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俶猶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生民之什

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講殿辭也諸侯
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張衡東京賦
昭明有融衡治魯詩此魯文也薛綜注融長也馬瑞辰云融者
續也昭明有融與左傳明而未融語相反有當從箋訓又言既
已昭明而又融融不絕極言其明之長且盛也左昭五年傳疏
引樊光爾雅釋言注詩曰高朗令終蔡邕文烈侯楊君碑可謂
高朗令終引魯
經並與毛同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疏

傳恒豆之菹水草

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
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偏至也攝以威
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
用籩豆之物繫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朋友謂羣臣同志
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
儀之事○禮緇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攸所也言朋
友以禮義相攝此齊說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疏

傳匱竭類善也

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永長也孝子
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馬瑞辰云上章攝以威儀謂羣臣此章威儀孔時當謂成王臣下既佐以威儀則上之威儀得羣臣之佐亦甚善也首章及五六章君子皆指成王則此章君子有孝子亦指成王有者又也言君子又爲孝子也箋指羣臣失之禮坊記詩云孝子不匱鄭注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此齊說楚詞九章王逸章句類法也詩曰永錫爾類陳喬樞云方言類法也訓與此同皆本魯詩愚案魯訓類爲法與毛訓善異而意同箋釋爲與女族類與左傳合義更宏大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能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馬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推聖人之意亦是廣及族類故云爲之不易箋蓋用韓義易毛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疏傳壹廣也胤嗣也箋壹之言捆也其

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捆致已乃及於天下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子女福祚至于子孫○馬瑞辰云肅捆以同聲爲義大射儀既拾取矢捆之鄭注捆齊等之也廣雅曰捆束也束亦所以齊之也室家之肅猶言室家之齊耳捆緹有相親之義但訓爲捆緹言其相親不若訓爲捆齊言其齊治箋說室家云云卽大學所云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也至周語引此詩而說之曰齒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方言
裕猷道也道民亦謂之裕康詁乃由裕民乃裕民曰皆道民也
廣裕人民猶云廣道民人也說文齒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
之形蓋言象宮中道之周而整齊也齒為宮中道名因借以
喻道民之道又因齒从口有周市之象周市則廣
故言廣裕人民道與齊義相成道治也齊亦治也

其庸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疏

傳福祿也僕附也
箋天子女福祿至

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錄臨天下成王女既有萬
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馬瑞辰云釋
木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為枹釋文樸又作僕是僕樸古通
用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鄭注樸屬猶附著堅
固貌也正與僕訓為附同義下文女士孫子皆歷敘其
附著之眾孔疏訓僕為僕御之僕昧古人假借之義矣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注魯女士作士女從以孫子疏

傳釐子也箋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子女以女而有士行
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從隨也天既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
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列女塗山氏傳塗山氏
既生啟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訓卒致
令名君子謂塗山盡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
也陳喬樞云此作士女蓋魯文與毛異馬瑞辰云釐與賁雙聲

釐卽賁之段借故訓爲子列女傳引作士女謂女而士行猶都人士詩言彼君子女謂女而君子者也箋女而有士行者正釋經文士女今毛詩作女士者後人順箋文而誤愚案馬說是士女實字在下虛字在上故釋爲女而有士行君子女卽其明證若作女士則實字反在上古人無此屬文之法當從魯詩正作士女爲是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疏毛序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然非

獨成王也○
三家無異義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

來成疏傳鳧水鳥也鷖屬太平則萬物眾多馨香之遠聞也箋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

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爾者女成王也女酒散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易林大有之離鳧鷖遊涇君子以甯復德不愆

福祿來成缺似驪觀難陳喬樞云箋祭祀祭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公尸燕飲爲釋而賓尸攷爾雅釋又祭也周曰

寺三
三
生民之什

釋商曰形夏曰復昨此云復德即復昨之義箋涇水名段氏玉
裁謂亦水中之誤以涇沙渚渚臺一例爾雅直波為徑釋名作
涇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
直孤往之波故云涇水中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

來為疏傳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爾酒二句言酒品齊多而殽

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己

實臣自嫌也為猶助也助成王也○馬瑞辰云少儀謂之社稷

之役鄭注役為也正義為謂助為也論語夫子為衛君乎夫子

不為也並以為為助陳奐云孝子對公尸之稱永錫爾類永錫

祚皆所謂

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

來下疏傳渚止也處止也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

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

涇酒之沛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沛酒脯而已○易

林噬嗑之中孚璫英朱草仁政得道鳧鷖在渚福祿來下又同

人之剝文山紫芝雍梁朱草仁政得道鳧鷖在渚福祿來下又同

祿來處又盡之渙紫芝朱草生長和氣公尸侑食福祿來下使

喬樞云此詩公尸箋以首章為祭宗廟次章祭四方萬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山川社稷末章祭七祀宋儒譏其臆說然據毛序以神祇與祖考並舉斷非專指宗廟而言正義申毛以五章皆屬宗廟非也鄭於詩兼通三家以五章分配宗廟天地社稷及四方羣祀必非無據馬瑞辰以為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然不問有賓尸之禮釋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決此詩為宗廟釋祭余謂馬說未審周頌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以序言賓尸不明為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續漢志云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古今注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是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為類祭靈星有釋賓尸之禮則祭天地社稷及方祀羣祀之皆有賓尸亦足以明矣易林有稱英朱草仁政得道之文蓋以王者德至天地天下太平符瑞並臻則三章之為祭天地此亦其確證也

鳧鷖在淵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

來崇疏

傳淵水會也宗尊也崇重也箋淵水外之高者也有陸

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馬瑞辰云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澤義與傳合廣雅澤厓也厓方也厓與涯同方與旁同以澤為厓蓋本三

家詩箋所云水外之高者也

鳧鷖在豐公尸來止熏熏注魯作公尸來燕醺醺旨酒欣欣燔

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疏傳豐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

言不敢多祈也箋魯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

喻焉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

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

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胡承珙云山絕水者謂山橫

踰水中水流其僻故箋云豐之言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漢書地

理志金城郡浩豐顏注豐者水流來山岸深若門也大雅曰鳧

鷖在豐亦其義也今案此豐字當却豐豐文王之豐亦豐之俗

字豐本有僻隙義故山絕水中水流其隙曰豐讀如門者即豐

讀若菴之比馬瑞辰云豐豐之變體从豐省从酉分聲與門音

近故訓為門凡物之有間隙者皆得謂之豐方言器破而未離

謂之豐廣雅豐裂也豐亦豐也豐有門音門眉雙聲又轉為眉

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豐亦作豐竊疑豐即眉之假借秦風

在河之涓傳涓水隈也廣雅隈厓也讀豐為涓正與上章涉渚

渚同在水旁之地猶衛風淇厲其側秦風水涓水涓字異而義

同也陳壽祺云文選吳都賦清流豐豐李注引韓詩曰豐豐流

進貌說者以為卽此詩章句但吳都賦豐與水韻則音不讀如

門此詩讀疊音若美則與下文熏欣芬艷不協非此詩章句也
當為疊疊文王之訓陳喬樞云浩疊顏注必漢儒應服等音義
辨三家詩訓為解而顏注襲用之故引詩大雅不明其為誰家
漢時三家並列學官學者肄業及之非有異文異義固不煩詞
費耳說文醺醉也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段注今詩作來止熏熏
上四章皆云來燕則作燕宜也陳喬樞云許以醉釋醺則醺為
醉意張衡東京賦具醺醺會詩意而言也愚案張學魯詩明
說文所引是魯文醺醺異字張用段借也熏熏醺三字古通說
文熏火煙上出也薰香草也然釋訓炎炎熏也釋文本或作薰
熏之為薰即其比也蓋亦出魯或作本趙岐孟子章句十二
炙者為燔詩曰燔炙芬芬張衡
東京賦燔炙芬芬明魯毛文同

鹿鳴五章章六句

假樂疏毛序嘉成王也○論衡藝增篇詩言子孫千億美周宣
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於千億是魯
詩與毛序嘉成王不同齊韓未聞假樂左傳及中庸引詩並作
嘉樂釋文正義皆以為齊魯韓與毛不同趙岐孟子章句云大
雅嘉樂之篇正作嘉字又隸釋載毅民校尉熊君
碑亦作嘉樂然則三家今文皆作嘉正字毛借字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注齊假作嘉顯作憲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右命之注齊右作佑自天申之疏

傳假嘉也宜民官人宜安民官人也申重也箋顯

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先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敕之如舜之敕伯禹伯夷之屬○齊假作嘉顯作憲右作佑者禮中庸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鄭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此齊說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又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于民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亦皆齊說蔡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九祝詞亦引受祿于天皆用

魯經文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注齊皇作煌宜君宜王不愆不

忘注齊愆作騫率由舊章疏

傳宜君王天下也箋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

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助以道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後漢郎顗傳顗拜章曰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易林比之泰長生無極子孫

千億皆以千億屬于孫說與論衡藝增篇說同見彼文以詩
為美宣王而自后稷始受邵封訖於宣王合外族內屬血脈所
連要不能千億故儒增篇又云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
則言百百則言千也詩曰子孫千億此子孫可言千億之義也
漢書哀紀謝立為皇太子書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哀帝從
韋元成章賞受魯詩是齊魯說皆不與箋同齊皇作煌者班固
明堂詩穆穆煌煌是齊詩皇作煌與毛異齊愆作騫者繁露郊
語篇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
由各修從之也陳喬樞云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注騫與愆
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愆本又作騫是愆騫通用之證淮南詮言
訓新序雜事五趙岐孟子章句七風俗通義三引詩作愆說苑
建本篇引愆作愆陳喬樞云眾經音義愆古文憲邇二形猶文
作晉今作愆同愚案作愆者魯亦
作本韓詩外傳五引詩與毛同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注齊羣作仇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疏也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抑抑密也秩秩清

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
心○說苑修文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
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
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此魯說列女傳二引詩威
寺三民寔良軌

儀抑抑二句亦魯經文齊羣作伏者繁露楚莊王篇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幸由仇匹此之謂也是齊羣作仇與毛異漢書禮樂志受福無疆用齊經文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注韓說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

魯臣者亡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堅注魯堅作

咽疏傳朋友羣臣也堅息也箋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

藏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

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師臣至

者亡唐會要七引韓詩內傳文陳喬樞云魯臣盧氏文昭以為

與虜同史記伍子胥傳遂滅郢魯之君以歸郢卽郢也下當

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魯虜通用之證友下或有受字衍文

愚案文選贈五官中郎將詩小臣信頑鹵魯作鹵張孟陽七哀

詩珍寶見剽虜李注引漢書注虜與鹵同是魯鹵虜三字互通

也魯堅作咽者孔疏釋詁咽息也某氏注詩云民之攸咽郭注

今東齊呼息為咽堅與咽古今字段玉裁云堅者咽字之段借

非古今字漢書五行志引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明齊毛文

同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疏

毛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嚴是詩也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

始衰見迫逐于幽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保戒之也。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索隱即詩大雅篇篤公劉是也此魯說易林家人之臨節情省欲賦斂有度家給人足公劉以富此齊說吳越春秋一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吳越春秋五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此齊說據魯說詩專美公劉不關戒成王亦不言召公作齊韓當同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棗于囊思

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疏

傳篤厚也公劉居于邠而遭夏人亂迫逐

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幽焉迺場迺疆言修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七

稷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邵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妥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干盾也戈句予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邵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囊橐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路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橐案邵之民亦有老病而不能行者則以積倉與之故孟子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趙桓皆本孟子爲說與鄭異陳喬縱云高誘戰國策注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與說文訓同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蒼作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眾經音義亦云橐囊之無底者並與此異高用魯詩埤倉及倉頡篇所據或本齊詩故說互易又索隱引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義與傳相反索隱所引蓋出韓詩傳也楚詞離騷王逸章句引詩曰乃裹饌糧明魯毛文同

易林大壯之明夷弓矢斯張用齊經文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琕琕容刀疏

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

也嶧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琕上曰琕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也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嶧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馬瑞辰云宣之言通也暢也言民心既順其情乃宣暢也故下即言而無永歎矣詩五章乃言授田之事不得訓宣為時耕也又云瑤為美玉孔疏謂瑤是玉之別名失之瞻彼洛矣詩韓琕有琕傳天子玉琕而琕琕琕之琕當作琕琕即琕之段借此詩維玉及瑤連下琕琕容刀言之謂以玉飾琕以瑤飾琕即彼傳所謂天子玉琕而琕琕也蓋公劉始以玉瑤為琕琕後遂尊為天子之服猶皋門應門之制本自太王也孔疏分玉瑤與琕琕為二亦誤愚案舟周古通容刀身所佩喻公劉周行上下惟一身任其勞

鶯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疏

傳溇大觀見也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也

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逝往瞻視溇廣也山有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

言三參請書正卷二二二
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
都邑之處于於時是也京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
所當處者廬舍其實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
施教令也○黃山云言語以通情懷詩謂民安其所實至如歸
歎然相親樂其情話視而無永
歎又進也箋以爲施教令殆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蹢蹢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注

三家造作告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疏已傳實

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
儉且質也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蹢蹢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
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
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公
劉既登堂負屨而立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
之醑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
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馬瑞辰云何楷錢澄之並以于
京斯依四句爲宗廟始成之禮是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
先公劉依京築室宜莫先於宗廟大戴禮諸侯遷廟禮曰至於
新廟筵設於戶牖間又曰祝奠幣於几東正與俾筵俾几合祭統
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與詩既登乃依合箋讀依爲屨失之
三家造作告者眾經音義九引詩乃告其曹與毛異乃三家文

馬瑞辰云大祝掌六祈二曰造杜子春謂造祭於祖也造者詒之段借說文祐告祭也蓋凡告祭通曰造也造亦通作告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有衛公孫呂之告戈告即造也三家之告亦造之消字耳曹者禮之消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禮始於豕廣雅禮祭也玉篇禮豕祭也廣韻禮祭豕先據下云執豕于牢知詩乃造其曹謂將用豕而先告祭于豕先猶將差馬而先祭

馬祖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

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疏

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三單相

襲也徹治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厚乎公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軍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允信也夕陽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胡承珙云單一也獨也三單者卽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曰單相襲猶言相代三單之中尙有更休疊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此此

公劉之所以爲厚也且此語雖爲制軍之數古者寓兵于農制軍所以爲投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微田爲糧相次可知非在道禦寇之謂卽箋云丁夫滿三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注魯館作觀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

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卽注魯齊韓

鞠作阮又作坻泥疏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皇澗名也

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隍水之外曰鞠公劉居豳旣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魯館作觀者白虎通京師篇后稷始封於郃公劉去郃之邠又云卽有郃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觀觀之通字館觀通用字陳喬樞云禮雜記公館復釋文館本作觀左傳築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引作觀漢書元后傳春幸蘭館顏注引漢宮閣疏云上林有蘭觀班婕妤好傳柘館列女傳作柘觀是館觀古通之證陳奐云說文厲旱石鍛鍛石厲

破者斲礪之石也古者天子廟柄必加密石焉諸侯則斲之礪
之取厲破者爲營宗廟也郃在渭北涉渭而取厲破則渭南亦
在郃境此公劉新遷於豳而於故都取足材用焉魯齊韓鞠作
阮又作坵泥者釋丘厓內爲隩外爲隈釋文本隈作鞠與李巡
注合釋文云鞠如字字林作坵云厓外也邢疏隈當作鞠傳寫
誤也又作坵阮嶺疏音義同隩隈一事今分爲內外故知誤
案隈从自則釋丘本文斷爲阮字之誤原不作鞠此魯作阮又
作坵之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本注詩芮阮阮與鞠同韓詩作芮阮此
說雍州川也此齊作阮之證顏注阮與鞠同韓詩作芮阮此
韓亦作阮之證夏官職方鄭注引詩作坵坵之卽毛本監本坵
均作泥鄭先通韓詩注禮則用齊詩此齊韓又作坵泥之證廣
雅釋丘坵隈也沿爾雅誤文立訓不關詩義玉篇水外曰坵阮
古岸也泥水紋也此以坵爲正字水外曰坵當本韓詩是知韓
阮有作坵者廣韻諸訓同玉篇玉篇泥一曰水厓外是毛監本
鄭注作泥必有所本集韻阮水厓外也或作坵又作泥詩鄭箋
水外曰鞠義亦同以阮爲正字坵泥爲或體尤與爾雅誤文漢
志本注字皆从自者合段玉裁云鞠阮坵皆爲九六反阮从自
尻聲尻从尸九聲九之入聲得九六反俗訛爲阮則不通陳奐
云傳訓鞠爲究究之爲言曲也說文沕水厓枯土也究卽沕之
段借沕卽阮坵之異文然則泥亦卽沕之或體明矣班注說芮
水引詩是以芮爲水名鄭注禮亦以爲水名足知仍用齊說字
作納者順職方涇汭本文以通訓非異字也胡渭云涇水東南

流至邠州長武縣內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涇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幽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河酌

毛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藝文類聚職官部二楊牧傳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

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陳喬樞云此以河酌為公劉之詩魯說與毛異指鹽鐵論和親篇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幽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陳喬樞云此與楊雄箴意合是三家說同韓詩外傳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援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新緝三年為君亦服新緝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愚案三家以詩為公劉作蓋以戎狄濁亂之區而公劉居之譬如行潦可謂濁矣公劉挹而注之則濁者不濁清者自清由公劉居幽之後別田而養立學以教法度簡易人民相安故親之如父母及大王居幽而從如歸市亦公劉之遺澤有以致之也其詳則不可得而聞矣據楊箴官操其業士習其經之語

是周之學制權輿於公劉故
并有行葦習射養老之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饔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魯韓

豈弟作愷悌齊或作凱弟疏傳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饔飩也饔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羹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

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饔者以有忠

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繫物

○胡承珙云孔疏釋言饔飩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饔勻之曰饩

郭注今呼養飯為饔饩均熟曰饔說文饔一蒸米也饩飯氣流

也然則蒸米謂之饔饩必饔而熟之故言饔饩非訓饔為饩說

文云饔饩飯也段注滫當依爾雅音義引作修倉頡篇作簋簋

之言深也水部曰深洪汰也此謂以水澆熱飯古語云簋飯承

其案字書饔一蒸米也說文以饔為滫飯者即今人蒸飯熱時
以水淋之謂撥饔此俗語之近古者傳饔饩也當作饔饩饔也
說文饔飯氣流也即謂撥饔之時飯氣流布耳是饔饩本一事
故爾雅並以稔釋之傳以饔饩連言亦謂行潦之水可以沃飯
使熟而為酒食耳魯韓豈弟作愷悌者荀子禮論賈子君道篇
白虎通義號篇說苑政理篇引豈弟君子二句並作愷悌後漢
章帝紀建初元年詔云愷悌君子大雅所嘆章帝亦學魯詩者
韓詩外傳六引豈弟作愷悌張上外傳八兩引同皆其證齊豈

弟作凱弟者禮孔子閒居引凱弟君子二句作凱弟鄭注凱弟樂易也表記引詩同釋文凱本又作愷弟本又作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作愷悌漢書刑法志引作愷弟皆齊詩又作本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盥豈弟君子民之攸歸疏傳濯

器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盥豈弟君子民之攸歸疏傳濯

箋堅息也○陳奐云盥當依釋文作盥上言濯盥為滌祭器此言濯盥則所包者廣據特牲少牢饋食禮器之宜盥者甚多故末章於盥外廣言之愚案本詩釋文盥無作盥之說匪風盥之盥釋文盥本又作盥亦毛或作本推據說文則盥為正字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疏○毛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箋吉猶善也

不足信黃山云毛序於公劉洞酌皆增戒成王之說此篇亦然三家固無此言也夫采詩列於大雅自足垂鑒後王不必其詩皆為戒王而作此詩據易林齊說辭為召公遊暑曲阿鳳皇來集因而作詩蓋當時奉命巡方偶然游息推原瑞應之至歸美

於王能用賢故其詩得列於大雅耳周公垂
戒男佚成王必不般游手說始近於誣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疏傳興也

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矢陳也箋
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
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
來也為長養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
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列女趙
津女娟傳引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明魯毛文同韓詩外傳
六載孔子之歌解圍引詩
來游來歌明韓毛文同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適矣

注魯似作嗣適作酋公下多爾字疏傳伴奂廣大有文章也彌

奂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
伴奂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
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
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魯似作嗣
道作酋公下多爾字者釋詁酋終也郭注詩曰嗣先公爾酋矣
阮校勘記云孔疏適終釋詁文彼適作酋音義同也是其本作
詩三家虞集疏卷二十一民生民之什

道字郭注引嗣先公爾酋矣或出於三家毛鄭詩非有爾字也
陳喬樞云毛詩似先公適矣此注所引字句俱異知本舊注魯
詩之文也馬瑞辰曰彌彌之段借段玉裁曰蓋用弓部之彊而
又省玉也說文彌久長也惟久長是以能終胡承珙曰終者盡
也彌其性即
盡其性也

爾土宇畷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疏傳畷大也箋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
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

然使女爲百神主謂
羣神受饗而佐之

爾受命長矣荝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疏傳荝小也嘏大也箋荝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
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純大也于福曰嘏使女大受神

之福以爲常○釋詁祿福也郭注詩曰祿祿康矣陳喬樞云此
引詩荝作祿與毛異箋荝福也即用魯訓改毛方言福祿謂之

祿祿戴震疏證以荝
與祿爲古通用字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疏**傳有馮
有翼道

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馮馮凡也翼助也有孝斥
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凡
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
至設几佐合食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則法也王之臣
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假以爲法○列女齊義母傳
引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韓詩外傳八亦引詩曰愷悌君子
四方爲則明魯韓豈弟作愷悌餘與毛同愚案漢武帝稱三輔
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馮翊卽用詩有馮有翼句武帝時惟
用魯詩蓋魯詩翼作翊上豈弟君子既皆爲斥王不應此獨指
臣下且觀下願願印印魯說爲指君德則此及下章豈弟君子
不與上異解

箋說盡誤

願願印印如珪如璋注魯說曰願願印印君之德也令聞令望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疏

傳願願溫貌印印盛貌箋令善也王有

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珪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
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綱者能張眾目○願願印印
君之德也者釋訓文蔡邕集與羣臣上壽表引詩願願印印如
珪如璋二句皆屬君說益證上愷悌君子爲誤解徐幹中論修
本篇詩云願願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
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明魯毛文同惟豈弟作愷悌荀子

正名篇引詩五句全與毛同疑誤
漢書敘傳如珪如璋明齊毛文同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注魯說曰藹藹

止也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疏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

翾翾羽聲也亦亦眾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翾翾然亦與眾鳥

集於所止眾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

因時鳳鳥至因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

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說苑奉使篇引詩

鳳皇于飛六句又引惟君子使二句維作惟翾作噉蓋段借字

餘與毛同藹藹止也者釋訓文與濟濟同訓郭注皆賢士盛多

之容止據傳文魯毛義同王逸楚詞九歎章句藹藹盛多貌也

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此亦魯說韓詩外傳八引鳳皇于飛二句

一引六句明

韓毛文同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疏

箋傳猶戾也命猶使也善士親
愛庶人謂撫擾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華萋萋離離喈喈

注魯齊雖作噍魯說曰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噍噍喈喈民協服

也疏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

治則鳳皇樂德箋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

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

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華華萋萋喻君德盛也雖離喈喈喻民臣和協○藹藹至服也

釋訓文上已釋藹藹此又併萋萋釋之言華華萋萋與藹藹意

同也不言華華者消文雖作噍魯異文箋云梧桐生猶明君出

以生於朝陽爲喻君德與魯義異孔疏引舍人曰藹藹賢士之

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眾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

郭注亦云梧桐茂賢士眾地極化臣竭忠鳳皇應德鳴相和百

姓懷附興頌歌皆以爲譬況臣民之詞論衡講瑞篇案禮記瑞

命篇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

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華華萋萋噍噍喈喈瑞命與詩

俱言鳳皇之鳴瑞命言卽卽足足詩云噍噍喈喈此聲異也案

說苑辨物篇引詩與毛同論衡所引或記憶之誤偶倒其文易

林觀之謙高岡鳳皇朝陽梧桐噍噍喈喈華華萋萋陳辭不多

以告孔嘉又大過之需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枝葉盛

茂驚皇以底召伯避暑翩翩偃仰甚得其所揆之困同此齊說

日上翔集鳴曰歸昌是鳳鳴之聲
不特即即足足與嘒嘒啾啾異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疏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
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箋庶眾閑習也今賢者在

位王錫其車眾多矣其馬又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
貳車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為樂歌王日聽之

則不損今之成功也。尚書序皋陶矢厥謨與此陳詩以告上
意同此魯義也據齊說陳辭不多以告孔嘉意重遂歌言陳辭

不欲煩多惟王使工師歌之永
為告戒則孔嘉也魯韓蓋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疏毛序召穆公刺厲王也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
寇害故穆公以刺之。釋文從此至柔

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三家無異義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注魯汔作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注魯憚亦作慘齊韓作替柔

遠能邇以定我王疏

傳汭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詭隨

懲大也憎曾也柔安也箋汭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
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
夏之根本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
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救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
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能猶仰也邇近也安遠
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
親也○說文汭水澗也或曰泣下从水乞聲詩曰汭可小康涸
不得水泣不得志則猶幸少有所得毛訓危鄭訓幾皆險殆意
亦卽冀近意也魯汭作迄者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詩不云
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元帝學魯詩此魯
文魏志辛毗傳同說文無迄字新附有之云至也至可小康於
文不順此以汭迄聲同段借也荀子致仕篇川淵深而魚鱉歸
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
之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淮南泰族訓聖主在上位廓
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閭民
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
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惟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
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此皆魯說鹽鐵論論勇
篇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

之召遠疾於馳傳重譯後漢班超傳上書亦引詩民亦勞止四
句皆齊說廣雅釋詁詭隨小惡也此魯韓說也王引之云二字
疊韻不得分訓詭隨即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
譎詐謾欺之人詭古讀若戈譎音誦誦音讀若誦誦音土禾反字或作詭又作詭隨其段借字也方言度
僂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捷楚或謂之誦白
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沅州謂欺曰詭楚詞
九章或詭謾而不疑燕策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並字異而義同
馬瑞辰云王說是也元應書引三倉詭譎也廣雅釋詁詭欺也
詭通作悅廣雅釋言詭悅也又省作危莊子漁父篇曰苦心勞
形以危其真釋文危本作譎詭偽亦聲近偽即譎也譎即詭也
請通作詭又通作他廣雅詭他並曰欺也又借作他淮南說山
篇媒但者非學謾他從廣雅詭他並曰欺也又通作譎元應書引纂文
曰兗州人以相欺人為詭人皆詭隨為譎詐謾欺之證至謂詩
詭隨即無良之人無大惡小惡之分則非胡承珙云後漢陳忠
傳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
明者慎微智者識機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
縱可知其為小惡下文曰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左昭二十
年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字亦作從故箋亦但曰
無聽後儒釋為縱舍之縱誤矣潛夫論述救篇夫有罪而備辜
冤結而信理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然則本若枉善人以惠奸惡此謂敏怨以爲德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式遏寇虐用魯經文說苑君道篇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新序雜事四呂覽音律篇高注並引此詩二句明魯毛文同魯亦作慘者釋言慘曾也釋文本或作懽齊韓懽作替者說文替曾也从日梵聲詩曰替不畏明與毛作懽異節南山十月之交雲漢毛皆作懽明作替者齊韓詩陳奐云明猶法也不畏明法卽是寇虐言爲政者用以遏止之左傳釋詩以猛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懽懽

注三家懽懽作謹曉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疏傳休定也逖合也懽懽大亂也休美也箋休止息也合聚也懽懽猶謹謹也謂好爭訟者也俾使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三家懽懽作謹曉者大司馬卒長執鏡鄭注鏡讀如謹曉之曉賈疏從毛詩云以謹謹曉案毛作懽懽釋文無異作本鄭注禮時未見毛詩讀如謹曉自據三家文賈知鄭讀出詩特誤記爲毛耳箋懽懽猶謹謹也據釋文本譯作謹曉與曉同蓋仍本三家爲說說文毛下引詩以謹懽懽馬瑞辰云毛懽卽怛之訛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敬有德疏傳息止也慝惡也

也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胡承珙云左昭二年

傳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

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

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敬有德夫子近德矣近德

者即進於德之謂傳本

左氏說有為語助之詞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疏傳惕息泄去也醜

箋泄猶出也發也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敗壞也無使先

王之正道壞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

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是以此戒之○馬瑞辰云醜厲二字同義醜亦

惡也古美醜好醜多對言傳訓醜為眾失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殄無縱詭隨以謹繇繇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疏

傳賊義曰疲縶縶反覆也箋王愛此

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馬瑞辰云錢大昭曰縶縶當作緊縶楚詞九思云心緊縶兮傷縶也今案緊字剝忍切从既絲省別作縶玉篇引春秋成公四年鄭伯經卒有古千一切則从既得聲與縶音近故縶縶即緊縶之別體左昭二十五年傳縶縶從公杜注縶縶不離散也與反覆義正相成廣雅釋詁縶縶搏也搏義與不離散義相近胡承珙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正與不離散義通也馬瑞辰又云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阮元曰詩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玉畜好古音皆同部相段借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畜女好女不得不用大諫詩之玉女與孟子引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無異玉即畜字之段借其說是也因思禮記請君之玉女玉女亦當讀畜即好女猶云淑女也洪範維辟玉食玉食猶言珍食玉亦好也此箋解為金玉之玉失之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疏

毛序凡伯刺厲王也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肩也入爲王

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

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

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李注詩大雅凡伯刺

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華陽國志固父師事魯恭

習魯詩固當傳其家學所引卽魯詩序說不言凡伯作或略厲

王作周王猶蕩篇傷周室大壞之義毛序首句多本舊說李注

言凡伯刺厲王亦有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與魯說合皆

與毛序泛言凡伯刺厲王者異蓋本韓詩序說齊說當同

上帝板板注魯板亦作版下民卒瘁注齊瘁作瘵卒作瘁出語

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注三家說曰管管欲也不實于直猶

之未遠是用大諫疏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

圖也箋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

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王無聖人

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

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魯板亦作版者釋訓

版版僻也不作板此魯文郭注邪僻邪疏引李巡云失道之僻

也說文僻从旁牽也从旁牽引所以偏衰經典僻與辟通賈子

道術篇常緣道謂之道反通為辟後漢董卓傳李注文選辨
命論李注皆作版版是知古多作版不獨魯文亦作版者李周
傳引詩作板板同楊賜傳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賜亦學魯
詩知魯亦作板也齊痺作瘡瘡卒作瘡者禮細衣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瘡鄭注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瘡病也此君
使民惑之詩此齊亦作板瘡作瘡者段借字韓詩外傳五登高
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
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
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
下民瘁瘁此韓亦作板卒作瘡者瘡瘡皆病也卒是瘁之借
說文瘁瘁也讀與瘁同管管欲也者廣雅釋訓管管浴也浴於
義不可通據下文耗耗思也乃欲之段借即箋以心自恣意也
說與毛異當出三家箋蓋即本三家義以易傳黃山云靡聖謂
心無忌憚不信有聖人非無聖人也故箋訓管管為以心自恣
廣雅管管欲也者如漢書汲黯傳吾欲云云之欲是亦為自恣
之意矣傳謂無所依繫則為無聖人可依據非詩指箋本易傳
孔疏提而一之誤也列女楚江乙母傳引詩猶之未遠是用大
諫明魯毛文同左成八年傳引詩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諫作簡
段借

字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注魯泄亦作洩齊韓

寺三民喪其寵卷二十二生民之什

作咈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疏傳憲憲猶欣

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箋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魯泄亦作咈齊韓作誣者孟子引詩作泄泄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疏韓正本舊本云泄泄釋文亦云泄泄或作咈是魯亦作咈說文咈多猶沓沓也爾雅釋文亦云泄泄或作咈是魯亦作咈說文咈多言也誣多言也並引此詩咈為魯文則誣為齊韓文矣說文泄水名咈誣正字泄借字孟子泄泄猶沓沓也又申之曰言則非先王之道釋訓制法則也郭注佐興虐政設教令也邢疏引孫炎說同荀子解蔽篇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誣均與多言合新序雜事三引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蔡邕答對元式引詩輯亦作集列女齊女傳下二句引詩與今本同皆魯說篇釋作釋惟列女齊太倉女傳下二句引詩與今本同皆魯文異字朱彬云釋讀為釋說文釋敗也釋借作釋猶釋借作數與釋也莫讀為瘼訓病四語兼善惡言詞和則民合詞病則民病義駁傳箋為允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引詩懌作釋矣民之莫矣正兼詞之美惡言之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謠謠注魯謠作敖我言維

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疏

傳賢官也詔聽猶言贊也芻蕘薪采者箋及與卽就

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欲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贊贊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魯昭作教者釋訓教教傲也釋文敖本又作營又作甯同郭注傲慢賢者正釋此詩之訓是魯文如此替夫論明忠篇引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教敖此魯作敖敖之證馬瑞辰云服者段之段借說文段治也我言維服猶云我言維治治對亂言猶左傳以治命對亂命言也箋訓服爲事云我言維事則不辭故以乃今之急事增成其義非詩意也列女衛姑定姜傳引詩云我言維服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賢人世有俊士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說苑尊賢篇泰山不讓壤石汪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潛夫論明問篇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心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列女齊管姜傳傳引詩同皆贊說禮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謂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及之於庶民乃施之鹽鐵論刺議篇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

己者孤故謀及天下者無失策舉及下者無功詩云詢于芻蕘皆齊說韓詩外傳五兩引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以上三家說詩明與毛

文義並同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蹢躅注魯灌亦作懼蹢作

矯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煇煇注魯煇作塙不可救藥疏傳

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蹢躅蹢貌八十曰耄煇煇然熾盛也箋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譏惡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蹢躅然如小子不聽我言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行煇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釋訓謔謔謔謔謔謔崇謔謔也孔疏引舍人曰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謔謔然盛以興說謔也謔謔非喜而云喜樂者王方暴虐甚可憂懼而以戲謔出之故曰謔謔然喜直以為用憂謔也非我言耄多失誤也魯灌或作懼蹢作矯者釋訓又云懼懼憂無告也郭注賢者憂懼無所訴也說文懼下引爾雅與今文合爾雅釋文出灌字云本或作懼孔疏引爾雅作灌又與釋文本合孔疏訓解其言灌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亦本魯詩為說仍作灌灌而蹢躅則作矯

矯是魯灌灌通作矯作矯也尚書五行傳鄭注悅攸謂若老夫

唯唯小子螭螭灌作唯驕作螭說五行義當本齊詩唯即催之
通段魯頌矯矯虎臣釋文本作螭云又作矯亦作驕是三字古
皆通作韓詩外傳十楚邱先生章引詩老夫灌灌此韓毛同文
玉篇意意憂無告也館同上說即本之釋訓文阮元據說文意
憂也與玉篇訓合謂釋訓之權本作意又廣韻意下引詩傳意
意無所依李富孫亦定為此章灌灌之異文陳喬樞以音列廣
韻二十四緩引詩傳又與本篇首章毛傳同定爲管管之異文
愚案無所依本即憂無告之義說文訓意爲憂廣韻所引詩傳
必同此惟毛以無依繫說靡聖管管本非塤訖廣韻乃孫而等
所采輯或因詩傳此訓適與毛說管管合誤入緩韻實則意爲
古玩切韻所作唐韻亦然不當列上聲也玉篇在廣韻之前說
與爾雅說文並符知意即催之異文李說爲長釋訓之權說文
既明定爲爾雅之字則玉篇廣韻所列皆即韓詩灌灌之或作字
蓋孫據韓傳而字以魯訓通讀也釋訓矯矯作謫謫明魯文如
此釋文謫本亦作矯說文矯火熱也詩云多將矯矯矯正字謫
借字也說苑辨物篇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矯矯
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列女晉伯宗妻傳引詩文同皆用亦
作本韓詩外傳三兩引多將矯矯不可救藥明韓毛文同

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注魯屎

亦作呬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疏傳憊怒也夸毗

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系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眾民，言無恩也。○釋言：憤怒也。郭注引詩：「天方憤釋，訓夸毗體柔也。」郭注：「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與孔疏引李巡說：「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義同。釋文：「引字書夸毗作躬。」駢廣韻作躬，軀俱別體。徐幹中論：「亡國篇：君子者行不矯，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祥誘哉？雖強執搏之而不獲，己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詩云：「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徐學魯詩，明魯毛文同。魯屎亦作呬者，釋訓：「殿屎呻也。」郭注：「呻吟之聲。」凡疏引孫炎說同。據此，魯毛文同。蔡邕和意，鄧后謚議：「人懷殿呬之聲，明魯亦作呬。」呬，正字。屎，借字。說文：「念下云呬也。」引詩：「民之方吟。」呬，下云吟。呬，呻也。亦於雅訓合。經文字：「呬亦作呬。」皆三家詩之異字者。蓋齊韓文也。爾雅釋文：「或作欬。」又作噉。服並俗字。說苑政理篇：「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孫志祖云：「相當爲喪字之誤，或魯家異文。」

天之牖民如孺，如饒如璋如圭如取。如孺，無曰益。牖民，孔易注：「家厥作誘。」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疏：「傳：『屢道也。』如孺，如饒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孺言必從也。辟，法。」

也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易易也女構掣
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
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胡
承珙云孔疏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相合而於上璫箴
不詳何以相和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璫箴張蒼疑璫云閏
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商角徵羽而箴和獨璫
箴則二器共爲一音璫爲宮而箴之徵和璫爲角而箴之羽和
此所以言相和也馬瑞辰云箴無曰益猶猶取也取民之道以
治民非於民有所增益卽中庸以人治人也故下卽云屬民孔
易箋以益爲何益失之史記樂書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
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
也風俗通義六亦引詩云天之誘民禮樂記詩云誘民孔易鄭
注誘進也孔甚也韓詩外傳五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
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
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
虛辭也詩經王肅謂鄭史遷應劭學魯詩齊學詩禮同源與
韓詩皆作誘民是則誘正字屬借字後漢張衡傳東京賦姬周
之末政由多僻又思元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玉
篇人部僻下引詩曰民之多僻僻邪也魯韓詩如此齊文當同
段玉裁云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毛詩本上作僻
下作辟故箋云多爲邪僻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
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并下辟字釋爲邪矣愚案陸孔均

不言毛有異字是本自作多辟與左宣九年傳昭二
十八年傳引詩文同辟辟兩作惟三家今文然也

价人維藩注舊价作介維作惟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疏傳价善也藩屏也

之大宗翰幹也懷和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
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王當
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斯
難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
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
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魯价作介維作惟者釋詁介善也
郭注詩曰介人惟藩荀子君道篇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
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馬瑞辰
云爾雅介大也又介善也方言說文並曰奔大也介人為善人
即為大人與下文大師大邦大宗為一類若如箋說被甲之人
則不類矣大師為三公誤矣愚案荀子引詩以證好士愛民之說
如秦以大師為三公誤矣愚案荀子引詩以證好士愛民之說
是魯家最初塙詁彊國篇引詩說同與爾雅引詩作介文合惟
舊作維臧鏞堂云案當作惟愚案魯皆作惟間有傳寫誤維者
今正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入
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

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志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宣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易林頤之漸姤與姜望為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彊子孫億昌班焦皆學齊詩价作介與毛異易林為武守邦子孫億昌即詩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意與箋說同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疏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衍溢也箋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

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後漢蔡邕傳答詔問災異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是魯詩敬作畏無作不郎顗傳條對亦曰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丁鴻傳上封事引詩同顗學齊詩鴻不知何詩無皆作不楊秉傳引詩敬天之威不敢驅馳渝作威馳驅作聖馳皆三家異文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蕩之什第二十三

詩大雅

蕩疏

毛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三家無異義

蕩蕩上帝注魯蕩作盪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

民其命匪諶注韓諶作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疏

傳上帝以訖

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諶誠也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舊章烝眾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眾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魯蕩作盪者釋訓盪盪僻也是魯作盪盪邢疏引李巡云盪盪者弗思之僻也本魯訓與箋異說苑至公篇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諂生塞神聖生誠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而禹桀所以分也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此亦魯說惟其不公是以命多邪僻而疾與威因之俱至韓諶作訖者外傳五云爾之

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邪之性爲繼
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
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賦其命匪
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主聖主然後使之然也今本作
謹此據王氏詩攷引馬瑞辰云命當讀如天命之謂性之命謂
天命之初本善而其後鮮終以本善者歸之天以終善者責之
君正合詩義朱子集傳云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
道自終義本韓詩箋以命爲人君之敎命失之說苑敬慎篇曾
子曰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解惰孝衰於妻子察此
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白虎通諡篇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
也新序善謀篇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漢書賈山傳引詩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又韓詩外傳
八外傳十俱引詩下二句與外傳五引同是三家文義同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注魯齊禦作圉曾是拊克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疏傳咨嗟也彊禦彊梁禦

人也服服政事也天君愾慢也箋厲王弼謗穆公朝廷之臣不
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
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
力爲之言競於惡○馬瑞辰云孔疏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

非訓咨爲嗟也案說文咨下云謀事曰咨又嗟嗟也嗟者嗟之
或體言部舊下云咨也段本改作嗟也與嗟爲互訓是訓嗟之
字當作嗟釋詁嗟咨疑也釋文疑本或作𡵓引字林曰皆古嗟
字案爾雅嗟咨同訓者亦以咨爲嗟之借字也秦策曰嗟嗟乎詩綢繆毛傳
訓咨爲此卽以咨爲茲之借字也秦策曰嗟嗟乎詩綢繆毛傳
曰子兮者嗟茲也古人每以嗟嗟連言爾雅嗟咨卽嗟嗟也作
茲者亦省借耳孔疏不知咨爲嗟之借字遂謂傳非訓嗟爲咨
矣魯齊禦作圉者楚詞離騷馳身被服強圉兮王逸章句云強
圉多力也漢書敘傳曾是強圉培克爲雄王學魯詩班學齊詩
禦皆作圉韓詩當同王念孫云禦亦強也字或作圉逸周書謚
法篇威德剛武曰圉繁露必仁且智篇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
以犯詐是禦與強同義左昭元年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吾軍
帥彊禦非彊梁禦善之謂也楊雄司空箴班祿遺賢培
克充朝潛夫論敘錄曾是培克何官能治用魯經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愆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疏

傳對遂也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箋義

用善人反任彊禦眾慙爲惡者皆流言誘毀賢者王若問之則
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侯維也王
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曰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寇攘式內與
召旻靈賊內訂義同列女趙靈吳女傳引詩曰流言以對寇攘

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明魯毛文同詁二句義與箋合釋文
作本或作詛孔疏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侯案詛祝本
無別作之即詛於古無徵焦循馬瑞辰雖引釋名助訓作呂覽
高注音同醉說文姐之古文即从步从作疑音訓可通而義
不相類故李黼平臧琳段玉裁李富孫胡承珙陳與諸家皆斥
陸孔爲誤謂毛傳作祝詛也本四字爲句即訓作爲作祝詛而
侯作侯祝例如是則是蒞是蒞爰始爰謀乃宣乃獻克禋克祀初不
分作祝爲兩事是則釋文或作原屬俗本孔疏亦沿之爲說也
黃山云毛傳例不改字箋凡改字必詳其說此皆不言自無以
作爲詛之事然諸家謂毛傳四字爲句亦向未塤蓋詛必作祝
春官詛祝作盟詛之載辭是其證而大祝掌六祝之辭作六辭
以通上下觀疏遠近則作祝固非僅用於詛小祝甸祝亦皆掌
祝禮禮運作其祝號元酒以祭明作祝爲祭也毛
以詩言侯作侯祝尚係統辭故以詛也釋作祝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咎于中國敝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注齊德側二韻倒在下側作

仄韓時作以背作倍疏傳無咎猶彭亨也背無臣側無人也無

氣健之貌敝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無臣無
人謂賢者不用○說文無咎字胡承珙云文選魏都賦吞滅咆

然劉淵林注咆然猶咆也自矜健之貌詩曰咆然于中國據此知詩然為咆之借說文咆嗥也嗥豕驚聲也咆者噪鳴作健之意劉注即用鄭箋愚案釋文不言毛然有或作本魏都賦魚作咆與毛異字當本韓詩說文繫傳咆下引詩咆嗥于中國上無文字與劉注引同文與毛異亦必韓詩劉云魚然猶咆嗥明韓本然嗥通作箋即據韓改毛非劉用鄭說也漢書五行志引傳云詩云爾德不明曰亡陪亡卿不明爾德曰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實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也陳喬樅云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志所載傳皆本始昌始昌傳齊詩則此齊說顏注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以無背無仄為不知惡人以無陪無卿為不知善人與經言不明義相貫較毛鄭說為善晉書五行志引詩與漢志同韓時作以背作倍者韓詩外傳五外傳八外傳十三引不明爾德四句仍與毛同詩攷引時作以背作倍今本妄改同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

靡晦式號式呼注齊呼作諱俾畫作夜疏傳義宜也俾畫作夜

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而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愆過也女既過湛而矣又不為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

呼相飲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曰齊
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面文選魏都賦李注引
薛君曰均眾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面本詩釋文亦引韓詩
曰飲酒不出客曰面馬瑞辰云天不面爾以酒猶云天不淫爾
以酒淮南要略訓高注沈面淫酒也是也箋訓面爲同色未免
迂曲愚案初學記引韓說沈面之文薛君說獨遺齊顏色箋乃
單取顏色爲說蓋以面从面於顏色爲合而韓之本說則屬沈
遂兼兩字說之其源亦出於韓高注則本魯訓耳齊呼作講者
漢書敘傳班伯曰式號式講大雅所以
流連也伯受齊詩於師丹知此爲齊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螳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

行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

疏

傳蜩蟬也螳蟻也人尙乎由行言

醉而怒曰異鬼方遠方也箋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螳之鳴其笑
語皆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熱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
亡矣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此言時人怙於惡
雖有不醉猶好怒也○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螳如沸如羹
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顏注謂政無文
理虛言尊沓如蜩螳之鳴湯之沸滔羹之將熟也案漢志所言
齊詩義也釋蟲蜩蜩螳螳以蜩爲諸蟬之總名分別五方之
語蜩螳郭注夏小正傳曰蜩螳者五彩具方言蟬楚謂之蜩陳

鄭之問謂之蜋蜋初學記引孫炎曰蜋五色具蜋宮中小青蜋也蜋音夷郭注夏小正傳曰蜋蜋者蜋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蜋蜋行云案今蜋蜋小於馬蜋青綠色頭有花冠喜鳴其聲清圓若云鳥友鳥友與胡蜋之聲相轉蜋蜋又聲相轉也蜋蜋二字別有說詳幽風馬瑞辰云詩意謂時人悲歎之聲如蜋蜋之鳴蜋亂之心如沸羹之熱淮南王招隱曰歲暮兮不自聊蜋蜋鳴兮蜋蜋劉向七諫曰身被疾而不問兮心沸熱其如湯正取此詩之義箋說失之沸者沸之消借說文鬚涓也涓沸也涓今俗作滾又云說文鬚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二目爲鬚三目爲鬚益大也讀若易慮義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鬚所引詩卽詩傳今作吳者鬚之省凡壯健義與怒近廣雅怒健也故鬚爲壯大義又爲怒魏都賦姦同內最劉淵林注引詩作內最鬚又鬚之俗也正義引張衡西京賦巨靈鬚屬以流河曲方言臍盛也郭注臍酒克壯也臍酒與吳臍同淮南墜形篇食木者多力而鬚高注鬚讀內鬚于中國之鬚聲近鼻是其證也又怒則氣滿故鬚從鬚聲說文鬚滿也愚案爾雅魯訓也招隱七諫皆用魯經文說文吳作鬚與毛異字與墜形篇及高注引詩正同亦本魯又引詩說並微異毛當爲毛出於魯馬謂卽引毛傳蓋誤西京賦字亦出於魯宜同說文魏都賦及劉注引詩作鬚當爲韓詩之異字故皆與毛異鬼方詳見殷武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疏乃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

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

也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馬瑞辰云廣雅時善也匪上帝不時猶云非上帝不善耳箋

云非其生不得其時失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引詩雖無老成人

四句明魯毛文同風俗通義五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

之大綱也可不申敷小懲而大戒哉說苑臣術篇諫諍補弼之

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

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尚賢使能而享其

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謂至闇桀

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疏成帝從伏理受齊詩明齊毛文

武鄧曼傳引同漢書外戚傳成帝報許后曰詩云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疏老成人二句亦據齊詩為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注魯撥作敗殷鑒不遠魯鑒作監在夏后之世疏拔也揭見

根貌箋揭顯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顯枝葉未有折傷其
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
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
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魯撥作敗者列女齊東郭姜傳
引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是魯作敗韓詩外傳五引詩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明韓毛文同魯鑒作監者潛夫論思賢篇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
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趙岐孟子章句七言殷之所監視在
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
亡也是魯作監鑒鐵論結和篇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矣漢書傳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
典刑殷鑒不遠夏后所聞此齊說韓詩外傳五夫明鏡者所以
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爲亡而不鑒
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
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
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
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齊韓仍作鑒與毛同箋以明鏡不遠申毛卽本魯韓說

蕩八章章八句

抑注韓說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計年九十有五猶使人

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疏

毛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衛武至其側孔疏引韓詩異要文本楚語爲說而小異陳氏與據史記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爲衛侯至平王十三年卒則厲王乃追刺也申論虛道篇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思其德爲賦淇奧且曰睿聖淮南繆稱訓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高注武侯蓋年九十五矣此皆魯說愚案楚語衛武公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抑與懿不相通借蓋取聲近字爲訓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注魯靡作無庶人之

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疏

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

則思職主戾罪也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庶眾也眾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陳喬樞云抑抑威儀句又見班固辟雍詩惟德之隅句又見漢書敘傳皆齊

文是齊與毛同魯靡作無者淮南人聞訓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是魯作無韓詩外傳大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明韓毛文同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注魯維作惟亦作伊有覺德行注齊覺作梏四國訓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注三

家維作惟疏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

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則法也○魯維作惟亦作伊者呂覽求人篇高注詩大雅抑之二章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此維作惟蔡邕集陳留太守胡公碑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慎者也司空臨晉侯楊公碑祖德頌引詩並同釋詁伊維也此魯亦作本楚詞九歎王逸章句覺較也詩曰有覺德行新序雜事五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如是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列女魯公姑姊傳亦引詩二句明魯毛文同韓詩外傳五引詩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外傳六載齊桓公事亦引詩二句明韓毛文同齊覺亦作枯者春秋繁露郊祭篇詩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行善於彼矣此齊作覺與毛同禮縑衣詩云有枯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枯大也直也是齊亦作枯馬瑞辰云爾雅枯直也廣雅覺大也覺與枯雙聲爾雅釋文枯郭音角卽讀同覺釋名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以覺告同音爲義故通用枯卽覺之段借也黃山云釋詁枯較直也王逸章句覺較也亦以直爲義爾雅不爲覺作訓經典枯之有直義者亦惟有枯德行是釋詁卽爲此詩出訓知魯齊本皆以枯爲正字覺爲借字告之義爲牛觸人以木較牛兩角而枯之所以告人便覺寤也故从告之字得有較直義並可與覺通訓大射僕見鵠於參鄭注鵠之言較較直也賁之初筵鄭箋釋文鵠者覺也直也卽其證說文帝嘗之嘗从告學省聲覺从見亦學省聲然管子侈靡篇史記世表封禪書及武梁祠畫像題名均作帝佶則告固可以義兼聲不必從學省魯齊覺作枯正同此例韓亦當然說文德升也从彳惠聲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皆多則切德行以惠爲正字从直本其義枯以直爲訓故亦當爲詩正字大直者直之極故齊家兼兩字爲訓箋獨言大德失之韓詩外傳六賞勉罰儉章引詩曰許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陳喬縱云韓遠猶作遠猷書盤庚女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作猶詩小星寔命不猶涉姑猶來無棄爾雅注引作猷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

作猷皆猶猷字同之證說文段注今人分謀猷字犬在右語助
字犬在左經典絕無此例列女秦穆公姬傳詩云敬慎威儀惟
民之則若夫墜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詞令而望民之則我者
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也陳喬樞云徐幹引詩敬慎
作敬爾常緣下文敬爾威儀句致誤漢書匡衡傳衡疏云孔子
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五行志
中上引詩同是三家經文與毛皆同惟錄作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注魯齊湛作沈韓

作湛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注魯韓共

作拱疏傳紹繼其教刑法也箋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

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

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倣女所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

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魯齊湛作沈韓作湛者漢書五行

志谷永對引詩顛覆厥德荒沈于酒韓詩外傳十載齊桓公置

酒事引詩荒湛于酒韓作湛則作沈者魯齊文也馬瑞辰云荒
湛者管子云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荒亦樂酒無厭之意不必
如箋云荒廢其政事也湛沈與湛皆醜之段借說文醜樂酒也
陳奐云釋詁雖難也古雖難聲通書無逸云惟耽樂之從文義

正與此同共作拱者釋詁拱執也此魯說玉篇手部拱引詩克拱明刑亦云執也此韓說共皆作拱訓執明魯韓與毛字異義同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注韓

洒作灑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注

魯車作輿戎兵作戈兵戎作作作則邊作邊疏傳淪率也洒灑

箋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尙之所謂仍

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爲惡

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章文章法度也厲王

之時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邊當作剔剔治也蠻

方蠻蠻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

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馬瑞辰云爾

雅尙右也右通作祐祐助也弗尙卽弗右箋訓爲高尙失之韓

洒作灑者外傳六載子路治蒲事引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眾經音義入引通俗文云以水掩塵曰灑說文灑汎也从水麗

聲汎灑也从水凡聲洒滌也从水西聲古文爲灑掃字是二字

因今古文異知魯齊與韓同魯車至作述者潛夫論勸將篇云既

作五兵又爲之憲以厲正之引詩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

則用逃蠻方恩案王符學魯詩此用魯說車與字本通作詳見黃鳥出車弓矢句皆言軍械則戎兵之戎亦以作戈爲長用戒作則者卽所謂爲之憲以厲正之也逃者驅之使遠毛訓邊爲遠本釋詁魯說文邊亦卽逃之古文不爲異字鄭讀邊爲剔蓋齊韓文邊有作剔者因據易傳左僖二十八年傳糾逃王愿漢都鄉正街彈碑作糾剔王伋後漢王渙傳糾剔姦盜李注亦云逃與剔通則固與邊同通矣

質爾人民注齊質作詒魯韓作告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瑩之玷不可爲堊韓

疏傳質成也不虞非度也話善言也玷缺也箋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

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斯此也玉之缺尙可磨鍊而平人君政

教一失誰能反覆之○齊質作詒者鹽鐵論世務篇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詒爾人民謹爾侯度用

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魯韓質作告者說苑修文篇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

然校得乘備與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

寺三衣長良龍卷二十一陽之什

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具象刑而民莫敢犯法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六說古者命民引詩同作告詩攷引外傳同今本作質誤馬瑞辰云質與詰不相通詰當爲詰之譌質折雙聲質詰疊韻古並通用士冠禮質明行事說文引作哲明行事皆从折聲是質通折之證也古文哲从三吉作嘉或省作詰又通作詰小爾雅詰朝明旦也詰卽哲之假借亦與質同故爲明旦此質通詰之證也三家詩蓋作詰爾民人後以形近譌爲詰又省作告耳釋言詰誓謹也大司寇詰四方鄭注詰謹也是知爾雅詰亦詰字形之譌與詩詰譌爲詰同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四方顏注詰字或作詰詰謹也蓋後人據誤本爾雅改之詩詰爾民人與下句謹爾侯度同義詰亦謹也黃山云說文詰問也詰告也告與詰音義並通齊作詰魯韓作告一也尚書有詰有誓大傳帝告作告大詰仍作詰卽其證荀子大略篇詰誓不及五帝詰與誓同爲以言誠約人故釋言云詰誓謹也郭注皆所以約勤謹戒眾是也雅文旣詰誓連舉詰必非詰之誤謹亦必非問之說明矣易象下傳后以施命詰四方鄭據古文詰作詰謹之訓遂移於詰而於大司寇之詰四方亦遂以謹說詰馬瑞辰據鄭注孤義欲盡改經史各字就之過矣三家字旣異毛無反求合毛字音義之理詰告與質同爲句首字抑非論韻之字毛以成訓質義以平說成皆與謹義無關馬釋傳義必欲強三家就毛無乃不知量修文與外傳

重在命民卽命詰也鹽鐵論重在內備卽謹度也以魯韓之作告證齊之作詰尤必不誤何得改詰質之通詰質亦問也馬如以清問下民爲說作詰或可以謹爲說則從鄭禮注不若從釋言文又明矣況詰告質古皆讀用正齒音同在第七音第一部本爲同母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漢書劉向傳引詩告作鞠禮文王世子則告刑於甸人鄭注亦讀告爲鞠聲又本於質近詰問與鞠問皆以窮究罪狀爲義亦正互通方言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詰布穀爲雙聲字結詰亦取雙聲則質詰可同爲雙聲太史公自序以酒材是告與上叔封始邑爲韻告卽酒詰之詰告邑爲疊韻字則詰質可同爲疊韻又豈必不可通乎特三家本無事求通於毛仍可不論耳愚案黃說主申三家亦不可廢齊作詰正字魯韓作告借字又人民三家引詩皆作民人亦古今之別也說苑君道篇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

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禮緇衣亦引詩慎爾出話二句明魯齊與毛文同史記晉世家引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此魯詩惟尙作猶異禮緇衣引白圭之玷四句明齊毛文同說文引詩白圭之玷當爲韓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注魯讐

亦作譌酬韓作酬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

疏

傳莫無持也警用也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

志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訓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新序雜事五引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說苑善說篇亦引二句韓詩外傳五外傳六皆引詩無易由言二句鹽鐵論散不足篇引無易由言一句明三家與毛文同馬瑞辰讀苟爲苟云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段注當作羊省从勺勺口猶慎言也無曰苟矣無曰己能慎言也說新而義亦通但與諸家不合禮表記引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是齊與毛同魯讐作醕醕者荀子富國篇致仕篇兩引皆作讐列女周主忠妾傳夫名無細而不問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蔡邕集太尉橋公廟碑無言不酬張衡思元賦無言而不酬兮是魯亦作醕醕與韓作酬者外傳十載晏子使楚事引詩二句讐作醕醕與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詔亦引作醕據八年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知帝習韓詩韓詩外傳六服人之心章引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外傳同毛馬瑞辰云韓作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繩與慎音近義通下武篇繩其祖武後漢祭祀志注引作慎其祖武故爾雅毛

傳並以繩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
言承順之也據箋說則鄭所見經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
文云一本靡作是不爲
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

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疏傳輯和也

之屋漏觀見也格至也箋柔安遐遠也今視女之諸侯及卿大
夫皆脇肩詔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
近也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尙無肅敬
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
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
西北隅而匪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
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陳奐云友君子卽上章
所云朋友也愚案不遐與遐不義同猶言不無也詩云今王出
而見賁與諸侯卿大夫相接必和柔女之顏色不可有暴慢之
容又時時檢制不無稍有愆過爲友君子所指摘乎王入而承
祭必先齋潔其心視在爾之室中不慙媿於屋漏毋曰闇昧不
明而以爲莫我見也神之來至不可度知矧可當事而有厭倦
乎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孔疏引孫炎解屋漏云富室之白日
光所漏入御覽百八十八引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扉以故浴

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
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
陳奧云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疏云謂正
寢爲廟神之也此卽劉與舍人所本但喪大記謂新死者撤正
寢西北扉隱之處非卽廟室之西北隅不得提而爲一旦劉以
雨漏作解尤爲迂遠孔疏謂漏隱釋言文今爾雅作陋漏卽陋
之段借釋名帷屋也以帛依板施之形如屋屋卽幄之段借鄭
箋之意蓋以詩之屋卽僕禮之席也詩之漏卽僕禮之扉也士
虞疏云扉用席謂以席爲障使之隱箋說爲長愚案禮中庸引
詩說之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是以屋漏
爲人所不見之地陳說是也又引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言舉動皆有神鑒察之也黃山云說文雨部霑漏連文
義取同意霑屋水流也从雨留聲漏屋穿水下也从雨在戶下
尸者屋也水部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从水漏聲是漏爲
刻漏屋漏之漏本以漏爲正字矣雨水穿屋下爲漏故日光穿
中霑至室內亦爲漏卽所謂當室之白也鄭說月令中霑猶室
中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霑孔疏古者
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霑之因名室爲中霑本取日光之明
因雨霑之名霑故室中日光所入處亦得名漏不愧屋漏卽言
不愧於神明神不可知以天明之猶言不愧於天天亦不可知
以日明之板之詩曰昊天曰旦昊天曰明是也日循東南行旦
明則光在西北室之西北隅正天神照察處而在室內有屋覆

之則仍不顯又設帳爲扉以棲神則尤不顯說文屋居也从尸
尸所主也尸卽神之尸是屋之本義以棲神爲主徹扉以炊浴
準以檀弓掘中霤而浴浴亦卽在室中自無並徹其上屋之理
古者喪不祭故扉可徹諸說本可互通詩以爾室言自指近地
鄭中庸注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德容在室獨居猶不
愧於屋扇明非就廟言蓋本齊詩箋毛改爲助祭反覺其室陳
氏申箋屋扇義甚備泥爾室爲廟室亦非列女晉羊叔姬傳引
詩無曰不顯莫子云觀淮南秦族訓言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亦引詩神之格思三句明齊魯經文與毛同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疏

傳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

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
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
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
少矣其不爲人所法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
投猶擲也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
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鄭注王制祭統辟明
也辟爾爲德猶言明爾德箋訓法非列女朱熹伯姬傳引詩淑

慎爾止不愆于儀禮緇衣詩云叔慎爾止不愆于儀鄭注叔善也魯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愆本又作魯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籀文作魯釋文諸本亦作僭是陸所見本作諸下我諸同孔疏與陸亦作同阮氏元以經本作諸爲僭之借字是也荀子臣道篇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庸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列女代趙夫人傳引詩同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章亦引詩不僭不賊二句明魯韓與毛同鑒鐵論和親篇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易林巽之節云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損之大畜同此兩引皆齊詩嬰兒孩子蓋謂少年新進之徒知箋以童羊喻皇后非齊義也釋言虹潰也此魯義郭注謂潰敗

荏染柔木言緇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疏傳緇被也温温寬

言也箋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温温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荀子君道篇不苟篇非十二子篇說苑修文篇列女晉趙衰妻傳引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禮表記亦引詩二句新序雜事四引詩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三

句明魯齊經文與毛同惟維作惟釋文話說文作詰云詰故言也段注說文經當作告之詰言案左襄二年傳亦引詩告之詰言是古文本作詰言與新序引魯詩合陸據說文詰作詰今說文詰下云訓故言也詩曰詰訓詰下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詰言賦琳胡承珙陳奐皆謂今說文經後人竄易毛本作詰言皆據傳以古之善言爲訓與上慎爾出話傳有別耳不知毛說詩多采左傳左文六年傳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下云著之詰言杜注亦云爲作善言遺戒毛以古之善言解詰言明卽本此則毛詩不作詰言亦其證釋文不見毛有或作本無可疑也說文詰下引傳告之詰言亦明卽著之詰言傳寫者涉詩誤著爲告又無可疑也至詰下引詩曰詰訓惠棟謂卽烝民之古訓是式案烝民古訓魯作故訓則齊韓宜亦有作詰訓者釋文何以引說文並據爲詰言之詰蓋以詰訓二字釋詰本齊韓傳說之通訓許引經說輒被以本經之名亦其通例陸知許所本故直斷說文詰作詰魯既同毛作詰則說文所據爲齊韓之本尤無可疑

於乎小子注魯韓於乎作嗚呼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注齊借作籍民之靡

盈誰夙知而莫成疏傳借假也莫晚也箋臧善也於乎傷王不

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擊之親示之以其

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啟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韓於乎作嗚呼者文選潘岳寡婦賦李注引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陸機赴洛道中詩李注引薛君章句曰嗚歎辭也陳喬樞云外疑內之謠說文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向書今文悉為烏呼字案經傳無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為嗚字十之文籍皆為烏呼字當作烏為正愚案王逸楚詞章句序云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是魯亦作嗚呼也桂馥云嗚當為呬生民篇賈實討箋呼謂張口嗚呼討即呼也論衡道虛篇黃帝既上天百姓皆抱其弓呼號故後世名其弓曰烏號愚案於亦烏之篆渚短言於長言烏呼二字究屬一字胡承瑛云提耳者謂附耳而剖析之穀梁傷二年傳注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此亦以提耳為言之詳也齊借作籍者漢書霍光傳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是齊借作籍籍藉之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注魯慘作慄魯說曰

慄慄慄也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注齊諄作純藐作眊魯韓藐作

趙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疏傳夢夢亂也慘

藐然不入也耄老也夢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

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惻其自恣不用

忠臣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

言爲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釋訓夢夢亂也孔

疏引孫炎曰昏昏之亂也魯慘作慄者釋訓慄慄慄也釋文孔

疏本作慘慘惟張參五經文字作我心慄慄與爾雅同是魯文

如此說文慄愁不安也慄慄義同齊諄作純藐作眊者禮中庸

鄭注肫讀如諄爾純之純是鄭所見齊諄作純藐作眊者釋文毛

諄又作詭亦於齊近鴻範五行傳鄭注作諄爾純純聽我眊眊

傳五行者亦齊詩藐作眊純當爲純之誤文魯韓藐作趙者釋

訓趙趙也郭注煩悶說文悶慄也慄煩也義與郭注合聽而

煩悶即不樂聽受之兒此魯訓廣雅釋訓趙趙遠也諄者在近

而聽者若遠乃迂聞所言之兒當爲韓說淮南修務訓高注詩

云諄爾諄諄聽我趙趙正用魯韓訓中論虛道篇是己之非遂

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諄爾諄諄聽之藐藐匪

用爲教覆用爲虐徐學魯詩所引蓋魯又作本聽我作聽之疑

傳寫之誤胡承瑑云亦聿既耄承上聽我藐藐言之若云借曰

我未有知則亦聿既耄更事多矣如此既耄二字方有著黃山

云胡說非也上章借曰二句屬王言此改屬我言於文義爲乖矣事亦曰也亦曰既耄者言止合云我已耄耄耳上抱子實言之故云亦既此既耄設言之故云亦聿正謂非悼非耄不能辭咎避上句曰字故變文爲聿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

注韓曰作聿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注**魯譬作辟回適其德俾民

大棘疏箋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

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維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韓曰作聿者陸釋文孔疏引韓詩並同聿曰古通用字說詳桃天篇魯譬作辟者列女齊靈仲子傳引詩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與毛文同周郊婦人傳引詩取辟不遠吳天不忒譬作辟與毛異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注**魯說曰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人也必將敗其類王又

不悟故遂流于義

疏毛序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昔周至于義潛夫論遇

利篇文魯說也史記周本紀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

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三

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

王出奔彘此詩之作在榮公為卿士後去流彘之年當亦不甚

遠相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注魯句作洵魯說曰洵均也劉

暴樂也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疏

傳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燦燦而希也瘼病也倉喪也兄

滋也填久也昊天斥王者也箋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

始生時也人庇蔭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燦燦而

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燦燦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

損王之德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蓋久長倬明大

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洵均也者釋

言文郭注謂調均邢疏引李巡曰洵徧之均也下引毛詩其下

侯句仍作句劉暴樂也者釋詁文郭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

樂見詩邢疏引舍人曰木枝葉稀疏不均為燦燦下引毛傳仍

寺三
作燦燦而希愚案周禮均人公句鄭注句均也讀如營營原照

之皆易坤為均今亦有作旬者此與毛傳訓旬為均同為古文
之說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故徵引不及而此詩齊韓亦必同魯
作洵從可知矣說文洵過水中也均平徧也言水中則四面水
皆平徧故引申即為均均以土喻洵以水喻其取義亦同凡詩
之洵皆當訓均箋於靜女宛邱皆訓為信然羔裘洵直且侯毛
仍從魯訓均鄭亦不能易也暴樂單言之亦可曰暴公羊宣六
年傳是活我於暴桑下者也暴桑即桑之暴樂者足證釋詁今
文正字毛作爆燥通段字郭注見詩當指魯詩黃山云侯維也
維句止是言桑葉平徧時則已暴樂而葉稀又墜而采之則盡
矣以興王之病民無己也舍人說但言葉稀不均自屬正解郭
說葉落蔭疏亦重在葉箋言葉茂為蠶始生就蠶言葉當亦本
之三家接言人庇蔭其下則兼顧毛義也至謂將采之則人病
於爆燥是采之而後稀非缺落而稀矣又謂人病即因失此蔭
是比而非興矣似亦非毛義且桑葉本以養蠶蠶時而采無損
於桑至葉缺落蠶事久畢非采之時故以將采為非與馬質禁
原蠶同意如箋說將不采以飼蠶長留以蔭人乎抑人不采終
不爆燥乎知其義之短已釋文兄本亦作況馬瑞辰云倉兄疊
韻即滄況之消借說文滄寒也況寒水也繫傳滄況寒涼貌孔
疏引釋言云丞塵也古
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注三家類作曠疏傳駁駁不息也鳥隼曰

不息也夷平民滅也黎齊也步行頻急也箋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曰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燼者言害所及廣類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王引之云厲王時征伐甚少不得云無國不見滅滅民亂也承上亂生不爽故云靡國不亂耳黎老者老也黎者古通尚書西伯戡黎大傳黎作者是其證也馬瑞辰云民靡有黎謂老者轉死溝壑雲漢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黎民亦老民也曹植詩不見舊耆老正取詩民靡有黎之意三家類作曠者說文曠張目也詩云國步斯曠此本三家詩馬瑞辰云說文類水厓也人所實附類是不前而止類實古同音通用類義又近聲說文皐涉水皐是也詩云國步之難猶類為水涯盡處類是不前故傳訓類為急急猶是也

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縶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疏傳疑定也競疆厲惡梗病也箋蔑猶輕

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君子聞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強於善而好

詩三家說義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此字之段借說文見未定也段注未衍字是也士晉禮鄉飲酒禮鄭注皆云疑止立自定之貌釋言疑戾也戾止也皆即說文之疑詩云靡所止疑與下章靡所定處同義黃山云段氏輕改說文此條尤為無理馬氏據之非也詩靡所止疑及儀禮各篇疑立之文爾雅釋言疑休之訓經文本皆作疑段則謂皆當作疑說文疑未定也从匕矣聲矣古文矢字匕變也於體訛訛易繫傳變動不居不居即未定疑从匕故訓亦為未定此字本不見經典且與毛傳訓疑為定適得其反段則謂未為衍字遂改疑未定之義為定疑何以有定義則曰變而後定將元之從一訓始可改訓終二之指事為高可改為低乎無理一說文疑惑也从子止矣聲疑二非訛徐錯曰止不通也矣古矢字子幼子多惑也疑既从止明有定義其訓為惑事疑惑則不行故說文疑聲之字如疑之即冰疑與疑之皆訓疑礙之訓止皆有定止義釋言疑戾也郭注戾止也疑者亦止即其證矣段乃強从匕之字為定誣从止訓定之字為謬無理二古疑本通疑易陰始疑也之疑釋文荀虞姚皆作疑禮中庸至道不疑焉之疑釋文又作疑廣雅釋詁及書皋陶謨庶績其疑馬注皆云疑定也荀子解蔽篇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作疑王制篇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也又作疑似皆即本魯詩靡所止疑為說楊注亦云疑定也說文疑即冰冰訓水堅亦即水定水止之義可悟諸經疑字之訓為定止者實借為疑鄭鄉射禮注疑止也

曰禮卒盡瘁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爲害五穀盡病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韓詩外傳八梁山崩篇外傳十魏文侯問里克篇並引詩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明韓毛文同楊雄大司農箴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瘁用魯經文易林同人之節螟蟲爲賊害我稼穡盡禾殫生秋無所得用齊經文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蒼亦韓毛文同釋天穹蒼蒼天也郭注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然故曰穹引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然故曰穹蒼魯毛義同齊韓當不異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

注魯俾作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疏傳相質也箋惠順宣徧猶

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眾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宣猶○不順與惠君對舉不順卽不惠也自獨俾臧自獨以所使者爲臧也民親君爲效法不善而以爲善是使民惑矣體祭統鄭注惟此惠君寺三

引詩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然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即明訓谷字也愚案阮說是矣胡承珙駁之以爲石申二事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夫二人事處極難但求全義不必全身此即聖人殺身成仁之旨其終同歸於善凡事至窮時皆必求善道以處之曹大家所謂敬慎之戒亦不外此晏子古說無可疑難韓傳二事並足證合是釋谷爲善於義允協經訓當引之愈深不應疏之使淺致乖古人立言之意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注魯斯亦作此

疏傳瞻言百里遠慮也箋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

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皐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提懼犯顏得罪罰○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外傳十引同胡承珙云箋以瞻言之言爲言語今案瞻言之言但爲語助據韓詩云云亦不以瞻言爲所視而言也魯斯亦作此者徐幹中論虛道篇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明魯毛文同漢書賈山傳山至言論秦不納諫亦引詩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賈山上書當文帝時所用魯詩斯字作此蓋魯亦作本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疏傳迪進也箋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複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

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苦毒之行相侵暴

溫惠云之然○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樂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曰微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

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禮坊記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注言民之貪爲

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明魯齊與毛同

大風有隧注魯大作泰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疏傳隧道也中垢言闇冥也箋西風謂之大風大

之所行各由其性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

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魯大作泰者釋天西

風謂之泰風郭注詩曰泰風有隧此用舊注魯詩文御覽九初學記一引詩亦作泰詩釋文大毛如字鄭音泰箋用魯詩改毛惟潛夫論班祿篇遇利篇兩引大風疏皆據魯詩泰仍同毛作大古書多段大爲泰師讀固自不同也韓詩外傳五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臂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陳喬樞云參之箋

說往疑征之謬愚案陳說是也中垢言閒冥與繼有共中審音義皆同

大風有隧注韓隧作隊魯亦作遂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

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疏傳類善也覆反也箋類等夷也對荅

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居上位而不川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韓隧作隊魯亦作遂者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隊貪人敗類據此韓隧作隊潛夫論班祿篇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飢寒此臧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明魯毛文同又遇利篇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人也必將敗其類亦用魯詩隧作遂是魯亦作遂隊遂皆與隧同聲而義不異列女晉羊叔姬傳漢書宣元六王傳贊均引詩貪人敗類韓詩外傳六引詩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明三家皆與毛文同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

來赫疏

傳赫災也箋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女也我

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
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
獲既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患難
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罔適職競用力

疏

傳涼薄也箋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忠者主由爲政者信

酷也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逐用彊力相尙故
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陳啟源云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
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尙力而不尙德則
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
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漢書五行志盡涼陰之哀顏注涼信
也是涼本與諒通訓箋卽本齊義易毛下涼曰同作諒誤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背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疏

傳戾定也箋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

也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
言言距已諫之甚子我也女雖軀距已言此政非
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注韓詩曰對彼雲漢韓說曰宣王遭旱仰天也疏毛序仍叔美宣

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

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箋仍叔周

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

對彼至天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引韓詩及注文所云宣王遭

旱仰天與毛序同特未言仍叔作詩耳合之繁露

宣王憂旱云云情是齊詩與韓合魯詩當無異義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疏傳同轉也箋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

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韓詩作對彼雲漢疏見王

念孫云對當為蒍蒍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

倬韓詩作對卓也是毛倬字韓皆作蒍則對為蒍之譌無疑俗

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庶置守庶百石孔穌碑及干祿字書蒍

字或作對蒍之為蒍猶蒍之為蒍荆二形相似世王曰於乎何辜

人多見對少見對故對蒍為對矣互詳甫田篇

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注齊於乎作嗚呼為作荐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匭莫我聽注韓說曰天子奉玉升柴加

於牲上疏

傳薦重臻至也箋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

重至也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
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與雲
雨○齊於乎作嗚呼薦作荐者春秋繁露郊祀篇周宣王時天
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引此章十句與毛文同惟於乎作嗚呼
薦作荐天子至性上禮郊特牲疏引韓詩內傳文陳喬樞云此
詩二章言不殄禋祀自郊徂宮此章圭璧既卒承上靡愛斯牲
當兼燔柴之玉言之箋僅釋圭璧為禮神之玉其義未備苟
悅漢紀六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用齊經文

早既太甚蘊隆蟲蟲

注韓蘊作鬱蟲作炯魯蟲作熅疏

傳蘊蘊

隆而雷蟲蟲而熱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蘊
作鬱蟲作炯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釋文蘊本又作熅說
文有蘊無蘊云蘊積也蘊即蘊之俗字蘊溫煊古同聲蘊鬱雙
聲故通用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國篇使夏不
宛暘楊倞注宛讀為鬱暑氣也是蘊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蘊
隆謂暑氣鬱積而隆盛也蟲作炯者眾經音義四引埤蒼炯炯
熱貌也廣韻炯熱氣炯炯炯與蟲皆徒冬反故通用熅通作炯
猶說文蝕從蟲省聲讀若同也陳喬樞云鬱本訓火氣左定二
年傳鬱攸從之杜注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氣之熏
故云鬱陸炯炯華嚴經音義下引韓詩傳曰炯謂燒草傳火盛

也傳火與燒字意複當是傳火之譌此焗字本義也字林訓焗
為熱氣焗焗即本韓詩釋名熱蒸也如火所燒蒸也是熱氣即
熱火之氣玉篇燼熏也集韻燼本作焗則燼乃焗之或體魯處
作燼者釋訓燼燼薰也郭注早熱薰炙人毛詩蟲蟲即燼燼之
省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耗斃下土注韓說曰耗惡也寧丁我躬疏傳上祭天下祭地

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丁當也箋宮宗廟也為旱故
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
言徧至也克當作刻刻識也斃敗也奠瘞羣臣祿而不得雨是
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早
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
之郊○繁露郊祀篇又引此章十句與毛文同惟數作射下又
云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
恐懼而謹事天馬瑞辰云劉台拱曰宮即王宮祭日之類周禮
所謂壇墠宮其說是也祭廟祭郊不同曰宮即王宮祭日之類周禮
郊天以后稷配非祭宗廟也箋說失之陳喬樞云論衡須頌篇
云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无妄之災不
能虧政據董子引詩饑饉荐臻釋言荐再也釋天又曰仍饑為
荐毛傳作薦訓為重釋詁臻仍乃也仍乃古通用訓臻為乃即
訓臻為仍也薦臻猶今言頻仍耳六章曰胡寧瘝我以早釋文

引韓詩作疹云重也皇甫謐言宣王元年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謐言無據然遭旱非止一年則三家說同齊說云不能平后稷不中乎上帝皆爲自責之詞於義尤協黃山云據繁露說不克不臨詩皆倒文見義以能訓克以中訓臨中讀如仲與臨皆以適通訓猶云不當也與箋義迥別愚案說苑君道篇詩曰上下莫瘳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此魯說耗惡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後漢寶后紀問息耗李注引薛君章句曰耗惡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卽耗之俗玉篇禾部云耗敗也引詩耗穀下土毛耗無訓傳云數敗也蓋以數爲殫之借字則耗義當訓惡與韓同馬瑞辰云後漢順帝紀詔靡神不崇三家詩蓋有作崇者

旱旣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疏傳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無子

然遺失也推至也箋黎眾也旱旣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如有雷霆近發於上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子遺者言又饑病也推當作唯唯嗟也天將遂早饑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趙岐孟子章句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論衡治期篇詩道周宣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又藝增篇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子

遺是謂周宣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有子遺一人增之也周之民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而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早甚也以上皆魯說漢書高惠文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用齊經文孟子說子遺爲遺民以遺存爲義魯齊說同毛訓遺爲遺失是謂天盡殺之不失一人義雖相成實故爲異說馬瑞辰云則不我遺遺當讀如問遺之遺廣雅釋詁問遺也若如正義訓爲留遺則與子遺語相複矣

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疏

傳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

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早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甚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蔭處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漢書敘傳赫赫炎炎易林乾之睽陽旱炎炎傷害禾穀稽人無食耕夫歎息明齊毛文同後漢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后通韓詩用韓經文

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注三家滌作薇旱魃爲虐如悵如焚注三

家悵作炎我心憚暑注韓說曰憚苦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

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疏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也箋憚猶長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遜遜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三家滌作薇者說文薇草旱盡也从艸微聲詩曰薇薇山川玉篇艸部薇亦引詩薇薇山川云薇薇旱氣也本亦作滌廣韻薇艸木旱死也集韻薇或作滌說文字本从微自玉篇傳寫誤从淑廣韻集韻皆沿其誤玉篇云亦作滌本借毛字通讀集韻又誤增艸則更不經皆當據說文毛詩訂正毛作滌則作薇者三家也黃山云說文茲薇連文茲訓艸木多益絲省聲薇訓艸旱盡也微聲段玉裁所謂反對成文者是矣絲从二系故其義爲益爲多微善也一日始也道貴隱而惡顯故減之字卽爲藏物自無而之有故元之字通於无艸木初生爲中引申卽爲屯難之屯故薇以微爲聲而得旱盡之義亦卽釋詁鮮爲善落爲始之指薇微本一音伸縮之轉从未之字有宋史記魯仲連傳文選子虛賦皆以微爲偶儻之偶卽以同音通

段尤傲有徒慝音之證段說文注反疑从傲音義不類當以滌
爲正字謂从滌如艸木盪滌無有然滌洒也盪滌器也亦無盡
義且果如段說毛有本字不必加艸應鹿濯濯之濯毛訓娛游
趙岐訓肥飽娛與肥皆美善意孟子卽用爲若彼濯濯之濯段
說淺率於字義經訓蓋兩失之易林革之豐旱魃爲虐明齊毛
文同又小畜之中孚魃爲災虐用齊經文玉篇引文字指歸曰
女魃无髮所居之處天不雨山海經大荒北經係昆之山有
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黃帝攻蚩尤冀州蚩尤請風伯雨師
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上所居
不雨魃卽魃字之段借張衡客難曰女魃北而應龍翔義本山
海經其說最古御覽引韋昭詩荅問曰旱魃眼在頭上與神異
經言魃目在頂上合三家悵作炎者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
今時復旱如炎如焚李注引韓詩曰旱魃爲虐如炎如焚知三
家今文皆作炎字說文炎火光上也憚苦也者釋文引韓詩文
陳喬樞云傳云憚勞箋云憚猶畏也勞苦義近畏亦苦之意也
馬瑞辰云遜當讀屯難之屯遜屯古同聲遜困亦同聲廣雅釋
詁困逃也遜義爲逃亦爲困遣人疏引書傳云居而無食謂
之困寧乃一聲之轉寧俾我遜猶云乃使我困也箋說失之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注魯黽勉作密勿胡寧瘵我以旱注韓瘵

作疹云疹重也惜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疏

傳悔恨也箋癘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

者勉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魯黽勉作密勿者後漢蔡邕傳邕上封事曰宣王遭旱密勿祇畏陳喬樞云據此知毛詩黽勉畏去魯作密勿畏去與十月之交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文同馬瑞辰云廣雅釋詁畏惡也即苦此旱而惡去之也箋說失之疹重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釋言疹重也疹與疹音同義通疹猶文疹字眾經音義引三蒼云疹腫也腫與重音義亦同愚案說文癘真聲疹疹皆參聲真珍一聲之轉疹訓脣瘍瘍亦病則疹與癘義仍合張衡東京賦爰敬恭於明神用魯經文明神之神釋文本作祀云或作明神李富孫云文選陸機荅張士然詩江淹雜詩李注並引作明祀後漢章帝紀黃瓊傳並有敬恭明祀之文孔鮒碑樊毅華山亭碑白石神君碑亦同作明祀當是三家本據此神祀古今文均兩作魯作明神則作明祀者當為齊韓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疏

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

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鴈夫微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轉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疾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周當作嗣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賜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之無不能豫止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胡承珙云正義申鄭言上文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爲王救羣臣不宜爲羣臣救人故易傳今案春秋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尚有能出所蓄以賑窮民者如楚子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羣臣以祿食之餘嗣給百姓固其宜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是給其祿餼不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無賑給羣臣之條庶政冢宰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不應但賜給有位也釋文里如字憂也本亦作廔爾雅作悝並同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注三家嘒作識星作聲大夫君子昭假無

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

寧疏

傳嘒眾星貌假至也戾定也箋假升也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羸緩之時今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

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眾官之長憂其職事曷何也王仰天
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使我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
三家嘒作識星作聲者說文識聲也从言歲聲詩曰有識其聲
段注如史所云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之類蓋卽此詩之異文愚
案天不早亦有星且係夜觀非晝所觀有識其聲蓋災異之一
端故特言之此出三家詩嘒識星聲音俱相近諸家傳授字異
遂各據所聞釋之馬瑞辰云說文廣雅並曰緼緩也箋訓羸爲
緩義與緼同但以文義求之蓋勉羣臣敬恭祀典之意言誠能
昭假於天其感應之理未有羸差者願無
棄成功助我求雨冀天終惠我以安寧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疏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此詩及下章皆有詩
人自名三家無異義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注三家崧作嵩駿作峻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注韓蕃作藩四方于宣疏傳

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
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

申有齊有許也。嵯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
翰餘也。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
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
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申申伯也。甫
甫侯也。皆有賢知。入爲周之相。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并禦之。
爲之藩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三家崧作嵩。駿作峻。韓蕃作蕃者。
禮孔子開居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
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鄭
注。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
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
宣王詩也。何休公羊莊四年解詁引詩。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易
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齊崧作嵩。駿作峻。爾雅釋
山。山大而高。崧釋文。崧本作嵩。郭注。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立
名。邢疏引李巡云。高大曰嵩。郭注。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立
爲嵩。釋文又云。足證經文本作嵩。楊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
兮。漢書雄傳。顏注。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
應劭風俗通義。十中央曰嵩高。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是魯
崧作嵩。駿作峻。王應麟詩攷。據韓詩外傳五引詩云。嵩高維嶽。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是韓崧作嵩。駿作峻。蕃又獨作蕃。文
選游天台山賦。李注。初學記五。藝文類聚七。白帖五。御覽三十

諸書所引亦皆韓詩今外傳五嵩仍作崧此如爾雅之崧皆後
人順毛改字其餘三家說有作崧者諸賦公軒之崧即誤字矣
韋昭國語注嵩字古通用崇字說文崇東高也正與嵩高義合
別無嵩崧字新附補嵩云中岳嵩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仍引
章注通用崇字崇隸寫或爲崧漢書武帝改嵩高爲崧高以崧
本即嵩也後漢靈帝紀復崇高爲嵩高則已離之矣說文嶽東
岱南嶽觀西華北恆中太室王者巡狩所至重文即岳諸家嶽
岳不同今古異也釋山首列五嶽之名末復云泰山爲東嶽華
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嵩高郭注太
室山也是許言五嶽與雅訓合毛傳以嶽爲堯時四岳復舉四
山以寶之又變霍言衡以與眾異鄭箋遷就其說孔疏更強爲
之辭然閒居引詩言此文武之德鄭注云五嶽爲生賢輔佐外
傳亦推本文武夫申甫爲周輔佐周備五嶽自應統舉德應由
於文武不必乞靈於堯時之山證以爾雅說文知三家有同義
也嵩高本概言山之崇高太室乃依以立名郭注明言之然就
山說詩五嶽自可任舉齊主泰岱易林即就岱宗言嵩高太室
既被此名說詩尤切故應氏因說中嶽亦引詩以見義獨鼎臣
新附字說竟以嵩爲中岳專名不復知有嵩高之詩斯大謬矣
陳喬縱云孔疏謂箋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
爲仲山甫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
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喬縱謂疏說非也後漢

張衡倚應問曰申伯樊仲賁韓周邦亦以南爲仲山甫與鄭記
注合張述傳詩鄭述齊詩是魯齊說同蔡邕薦董卓表云是故
申伯山甫列於大雅蔡亦述魯詩者並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
又司空揚公碑云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誦大雅揚言申
呂卽此詩之申伯山甫也張衡司徒呂公誄云四嶽在虞傅士
佐禹克厭天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
作輔登受八命衮職靡傾據此則樊仲山甫亦係出呂同爲四
嶽之裔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也孔疏以仲山甫是樊國
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何疏於考據邪困學紀聞
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
尹吉甫程伯休父亦可言甫矣伯厚妄用駁難其說愈失之愚
案陳氏引應問申伯樊仲證齊義同於魯家引呂誄衮職靡傾
證樊仲亦出四岳此二條最足破孔疏之因惟三家既以嶽爲
五嶽則毛傳四岳之後本不關詩指係屬添設况孔疏既謂姜
姓於四岳之中爲其一則非姜姓者尙有其三既謂樊係國名
又何不可姓姜姓呂似亦不足辨也至呂誄言姜呂而遠溯四
嶽說本齊

太公世家

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注韓纘作踐云任也魯纘作薦

謝作序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詩三家殘集疏

卷二十三 蕩之什

三

疏傳謝周之南國也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疊疊勉也
 正續繼于往于於法式也疊疊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
 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
 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
 云然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
 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韓續作踐云
 任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禮中庸踐其位鄭注踐或作
 績此踐績古通之證韓訓踐為任者謂王任用之使經理南國
 之事也魯續作薦謝作序者潛夫論志氏姓篇四嶽伯夷為堯
 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
 下故詩曰疊疊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陳喬樞云
 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與潛夫論說合又三式
 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
 二篇其詩曰疊疊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曰四
 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
 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案三式篇引詩字仍與
 毛同此後人據毛改之非王氏舊本也愚案
 續踐篇皆音近通假謝與序亦雙聲轉變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
 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疏傳庸城也徹治也御治事之官也私
 人家臣也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

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傳御者二王治事謂冢宰也○陳奐云書牧誓篇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指治事三卿至大誥酒誥梓材召誥維誥等篇言御事皆爲諸侯治事之臣此傳以治事之官釋經文之御正與書義合臣工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傳保介工官也凡大國三卿命於天子皆有職司於王室故天子得以教之命之傳御猶保介也諸侯之上大夫卿亦兼孤故春秋陽處父爲太傅士會將中軍爲太傅箋以傅御謂冢宰正義用箋申傳失之私人卽傅御之私人傅御爲諸侯之臣故傳以私人爲家臣矣禮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鄭注士臣於大夫曰私人儀禮士相見注家臣稱私有司徹注私人家臣己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此言私人爲大夫家臣之證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旣成藐藐王錫申伯

西牡蹻蹻鉤膺濯濯

疏傳俶作也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

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馬瑞辰云說文俶善也有俶爲城繕修之貌黃山云馬以繕通善然說文繕補也舊壤者可言繕新營之城不得言繕明矣釋詁俶始也說文俶

善也一日始也有倣其城猶云始有其城詩云謝舊無城營之始有言有則城已成可知倣對既言既猶終也相應爲辭愚案上言召伯是營則此不必更訓倣爲作下文藐藐專指寢廟承寢廟既成言也釋詁藐藐美也說文作𡇗鉤膺詳采芑篇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注魯介作

玠以作爾寶往迓王舅南土是保疏傳乘馬四馬也寶瑞也迓

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迓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魯介作玠者釋器圭大尺二寸謂之玠郭注詩曰錫爾玠珪此魯說玠圭大圭惟天子得有之故經云以作爾寶箋亦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惟申伯膺此特熙俾之以作爾寶奕篇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諸侯之命圭亦因緣稱之與申伯所錫不同也爾雅釋器以明禮制字作玠餘猶作介張衡述魯詩其應聞云服袞而朝介圭作瑞亦作介是也迓舊作近黃山云此篇首二四五六章第七句皆韻往近王舅舅字即與本章馬士寶保上下爲韻用韻之句則有倒文如六章謝于誠歸七章不顯申伯皆是往近王舅亦當解作王舅往近周語引書曰民可近也亦不可上也韋注民可以思慮近說文近附也謂親附之也華嚴經音義下引願野王云近所以爲親也皆近訓親

附之證王勉申伯往謝親附其人民鄰國以保守是土故接云
南土是保也毛鄭皆順說之故傳訓近爲己近之古文作芹上
从止則本有己義已止同部故音亦可轉爲己古己已卽一字
記忌字从己亦得通段故箋卽讀近爲彼記之記釋文遵傳箋
作音乃其通例孔疏又申明近得轉記由其聲近皆卽借近爲
已通已於記唐石經以下各本於近字亦從無異作自宋毛居
正撰六經正誤始以近爲刃之誤段阮以下紛然據以改經然
說文刃在刀部刀訓薦物之刀刃訓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徐鍇
釋之云道人行而求之故从走刀薦而進之於上也此卽今記
載之記而記之本字說文訓爲疏疏者昔所已言非憶不明則
專爲記憶之記彼記之記其本字既仍爲已不可通於刃明矣
是改近爲刃同出於借固不如不改爲長況說文刃未引經爾
雅廣雅皆不爲刃作訓又何從定爲此詩之本字乎愚案縣之
詩曰子曰有疏附訓近爲附倒文見義於說亦得毛訓近爲已
已卽矣字往矣王舅亦卽倒文箋讀爲記作彼記記下無之字
則不詞以刃通記固非也釋文孔疏均不改字箋彼記之記孔
疏本原作彼己之已故直謂箋爲申傳宋本箋作記涉釋文音
記而誤毛居正又沿作記而誤顧炎武唐韻正已駁之矣惟段
玉裁說往己王舅謂刃从刀刀卽古其字其已忌記刀
刃同部通假說亦不可廢陳奐疏本已據改今仍從之

申伯信邁王饒于郾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

疆以峙其糧注魯說曰糧糧也式遄其行疏也傳郿地名箋遄行

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錢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糧糧式用遄遠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釋文以峙如字本又作峙是陸所見本作以峙其糧馬瑞辰云說文痔儲置屋下也侍待也儲侍也二字音義同詩序乃錢鏐考工記總目注引作侍乃錢鏐是其證繫傳本無序疑序即侍之或體周語韋注侍具也釋詁峙具也說文以峙爲峙踏字此詩釋文本作峙及時正義引俗本作峙皆當爲侍字之段借說文無峙字今正義及釋文本作峙者皆峙字之流變玉篇廣韻云序或作峙眾經音義一又云古文峙今作峙同糧糧也釋言文魯說也郭注今江東通言糧說文有糧無糧云糧穀也惟饑字注引周書曰峙乃饑糧今書作饑糧禮王制五十異糧箋注並云糧糧也雜記載糧鄭注糧米糧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注魯謝亦作徐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疏傳番番勇武貌諸侯有

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

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惠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魯謝作徐者楚詞七諫王注徐周宣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徐陳喬縱云潛夫論引詩謝作序張上此又作徐序謝古音通轉孟子書序者射也可證禮記射義序點注云序點或爲徐點是序與徐古通王述魯詩本或不同各據所見也韓詩外傳入云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正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教德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淳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我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云云如是可謂救世矣案據此韓與魯齊同以甫爲仲山甫與毛指南爲甫侯異愚謂若是甫侯吉甫引與申伯同稱決無全不表章之理惟其甫屬樊仲封頌各贈一人故此詩首章申甫並言而其功績專於下章明之立言之體固如是也若如毛說稱頌申伯而推一無可稱述之達官配之富亦爲申伯所不許矣黃山云箋以甫爲卽相穆王訓夏贖刑之甫侯無論甫侯作刑由於諸侯不睦左氏以爲叔世亂政史家亦不以爲君臣之盛不當以申伯並提且中隔恭懿孝夷厲五王相距太遠由

泥定俱出四嶽遂強相牽合耳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疏

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

也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採本亦作柔馬瑞辰云民勞篇柔遠能邇傳柔安也安與順義近故採亦省作柔說文柔木曲直也煠屈申木也凡經傳中作採者皆卽說文煠字之異體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

疏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三家無異義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注**韓烝作蒸魯彝作

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疏

傳烝眾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

仲山甫樊侯也箋秉執也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下謂及眾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韓烝作蒸者韓詩外傳六大聲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葬好是懿德言民之衆德以則天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
子乎烝作蒸通用字白虎通姓名篇姓者生也人秉天氣所以
生也詩曰天生烝民潛夫論相列篇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明魯毛文同魯葬作夷者潛夫論德化篇詩云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爲種之有圃也遺和氣則秀茂而成實
遺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秉善化則有土君子之心被惡政則
人有懷姦惡之慮趙岐孟子章句十一詩言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陳喬樞云
魯作夷與毛作葬異書洪範是葬是訓史記宋世家引作是夷
是訓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夷鄭注夷讀爲葬周禮司尊彝司農
注卽引作雞夷古夷葬二字多以音同通用續漢郡國志河內
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鄧茅田服虔曰樊
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後漢樊宏傳
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汪魯古

作故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疏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

儀善顏色容貌貌翼翼然恭敬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
勤也勸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
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魯古作故者列女宋鮑宗女傳
引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是魯古作故

箋故訓先王之遺典卽用魯義陳吳云故字又作詒抑傳云詒言古之善言也古故詒三子同周語樊穆仲說魯侯曰賦事行利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然則仲山甫能法古訓者矣恩案抑傳毛本作話言作詒言者保釋文所據說文之說當出齊韓說文詒下引詩曰詒訓惠氏亦謂卽此詩文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

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疏

傳戎大也喉舌冢宰也箋戎猶女也

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率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蔡邕司空房植碑用式是百辟句揚雄尚書箴用王之喉舌句蔡邕胡公碑橋公碑用賦政于外句明魯毛文同

肅肅王命注齊肅作赫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注魯韓解作懈疏

傳將行也

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威否謂善惡也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齊

肅作赫者後漢郎顗傳顗上書曰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肅肅作赫齊異
文也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正用齊經又韓詩
外傳六王者必立牧章引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呂覽知化篇引詩同此魯
同列女曹僖氏妻傳引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鄭注保安也漢書司
注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呂覽知化篇引詩同此魯
毛文同禮中庸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鄭注保安也漢書司
馬遷傳贊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此齊毛文同
韓詩外傳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章引詩曰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此韓毛文同魯韓解作懈者說苑立節篇詩云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韓詩外傳八吳人伐楚章亦引詩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杜預引齊崔杼弑莊公章孔子燕居章引二句同明魯
韓與毛文同懈字異漢書董仲舒對策引詩夙夜匪懈荀悅漢
紀二十八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明齊
毛文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疏箋柔猶濡養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

序雜事四引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明

魯毛文同秦策高注引作不辟彊禦不侮矜寡畏作辟猶矜作

寺三衣度長流卷二十三 湯之什

三

錄蓋魯詩別本公羊莊十二年傳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春秋
繁露精華篇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不畏彊禦不侮矜寡明齊毛文同惟大戴及高注引詩均以不
侮矜寡爲下句疑亦師讀之異韓詩外傳六君子崇人之德章
引詩柔亦不茹四句楚莊王伐鄭章引柔亦不茹二句外傳八
遜而直章引同宋萬與莊公戰章引惟仲山甫三句維作惟外
傳六衛靈公晝寢而起章引詩

不侮矜寡二句明韓毛文同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

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疏

傳儀宜也愛隱也有袞冕

之善補過也袞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能
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
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獨能舉此
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袞職者
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春秋
繁露王英篇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
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禮表記大雅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鄭注輶輕也鮮罕也儀
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
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

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案鄭述齊詩亦云舉德之賢人少無能爲仲山甫之助者與楚意同荀子彊國篇潛夫論交際篇並引魯詩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韓詩外傳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章引韓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黃氏曰鈔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者人臣之極常闕之而不補惟仲山甫獨賜而得之是當時所闕而今則補之也何氏古義曰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踐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茂徵焉此引詩解異然補爲完衣之義象上衮衣言從左傳補過之說於義爲允胡承珙云左傳晉靈公不君士季引此詩而釋之曰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此解爲傳箋所本後漢楊賜傳故司空賜五登衮職法眞傳願聖朝就加衮職蓋漢人多以衮職爲三公之稱然此詩自當指王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

服衮職是亦謂王爲衮職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汪韓捷作健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疏

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

也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祖者將行犯較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較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韓捷作倢者玉篇人卽詩云征夫倢倢倢倢樂也陳喬樞云玉篇又云倢本亦作捷又案巷伯篇捷捷幡幡眾經音義十六引作倢倢幡幡據詩釋文云捷如字則毛詩他本無作倢倢者知元應所引亦皆爲韓詩之文可與此篇互相證也潛夫論三式篇引詩四牡彭彭四句詩觀明魯毛文同

四牡騤騤八鸛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

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疏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顏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銜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此韓說以爲封齊王符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僅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

仲山甫文德致昇平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符學魯詩此魯說
以爲封齊齊說無攷今文之學當同洪适隸釋載漢孟郁修堯
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
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
擇居因氏仲焉郁所學不知何家也謂詩書春秋仲山甫通達
此其爲不遠如陳壽云郭注蓋連下文式義其字訓引氏義傳
焉昭昭王氏詩總聞曰史記齊本封營邱至胡公始徙薄姑獻
公殺胡公而徙臨菑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
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
公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蓋
出定齊亂也置君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紀耳愚案仲
山甫本以輔佐大臣奉天子命徂齊蓋爲定亂而就封坐鎮亦
事所有三家古說皆有師傳其籍既亡斷章隻義彌可寶貴若
但以其與毛不符而貿焉置之是欲廣見聞而自蔽其耳目矣
黃山云毛傳以仲山甫爲樊侯孔疏據杜預說經傳不見畿內
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傳言樊侯不知何所
案據今觀周語稱樊仲山甫樊穆仲晉語稱樊仲皆不曰侯稱
呂諫樊侯亦通無他樊侯之諱也夫周召分封三家猶以爲降稱
二伯春秋書法亦惟曰伯曰子安得有侯毛說無稽雖孔亦不
能爲之諱矣也謂長守國本貶貶不任毛說曰仲山甫補樊穆仲
麟樊本蘇忿生田之一又名陽樊明係采邑孔於崧高篇據爲
國名者謂畿內小國非指侯服之國也至仲山甫之所出何楷

等據為周之同姓馬瑞辰歷舉左傳史記漢書諸證駁去之是
 矣至謂諸家言出於齊亦本韓詩封齊之誤則不過因毛詩不
 以申甫之甫為仲山甫不欲從之非其實也案元于欽齊乘明
 言仲山甫太公之後潛夫論志氏姓亦謂仲山為慶姓齊之慶
 氏為齊同姓史傳可證合以張衡司徒呂公誅言呂而推及哀
 職靡傾其為齊族蓋無可疑正因本出於齊故宣王即俾定齊
 亂魯說以此詩為封頌之一則固塢為封齊與崧高封謝一例
 矣不獨韓詩以為為封也惟于邑于謝所封亦止一邑續漢志謝
 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前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似謝舊亦申
 疆則仲山甫之封齊當即取齊地以封之令鎮壓齊亂後遂為
 慶氏所由起不必即以之代齊也左隱十一年傳平王取鄭鄆
 劉為邢四邑之田而易之鄭不聞拒也僖四年傳齊桓公與鄭
 申伯以虎牢鄭亦不能拒也侯伯承王命尚得專諸侯之地取
 以與人西周王命尚行齊地固宣王所得主仲謚曰穆則其不
 終為齊侯固可知矣蔡邕荅對元氏詩穆如清風王褒講德論
 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皆用魯詩與毛文同褒云吉
 甫歎宣王是魯詩
 序義與毛亦同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疏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梁山於韓國之
 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為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

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祥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三家無異義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注韓倬作暉云明也韓侯受命

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爾位朕命不易

榦不庭方注韓說曰榦正也以佐戎辟疏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

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戎大虔固其執也庭直也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

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伯戎猶女

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陳奐云書禹貢壺口治梁及岐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案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

韓城縣西北即漢縣夏陽地梁與龍門俱在河西二山比近禹隨山道河自東而西由壺口而龍門由梁而岐梁山治周都鎬

京之北土盡成沃野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終南山在鎬京之南渭南之山既治渭南之原隰亦得墾辟成耕兩詩立言義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之什

同梁山在王畿東北交界處又爲韓侯歸國之所經故尹吉甫
美宣王錫命韓侯章首卽以禹治梁山除水災比况宣王平大
亂命諸侯與信南山以禹比曾孫成王者意正同也鄭據漢志
梁山在夏陽西北誤以梁山爲韓國之山韓侯爲晉所滅之韓
近儒能辨韓爲近燕之韓復據水經灤水注水逕良鄉縣之北
界歷梁山南爲此詩奕奕梁山之證則又誤梁山爲近燕矣梁
自夏陽之梁山韓自北國之韓侯解者膠泥一處齟齬難通倬
作倬云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毛詩作倬乃倬之通
段小雅倬彼甫田韓作劉釋詁劉大也廣雅倬明也劉訓大倬
訓明各有本義而倬訓爲大貌則兼二義也倬與音近義同
聘禮匹馬卓上注云卓猶昀也是又以卓爲倬之消借字韓侯
受命者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乃歸卽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韋王所以名之
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黼黻陳喬樞云文選左思詠史
詩李注引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卽此傳之
文陳奐云周禮九命作伯在外州者稱侯伯在王官者稱二伯
其數則皆九命而侯伯統於天子八州入伯韓侯爲侯伯蓋作
幽州伯也愚案前說韓侯以世子受爵命韓侯受命爲侯伯探
下幹不庭方而言或韓侯以世子來見受爵命天子嘉悅因而
命爲侯伯其說亦通廣韻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太司馬
韓侯子有賢德所稱韓侯子有賢德者當卽此傳以世子入覲
嗣爲韓侯者也詩義可與贈彼洛矣篇參看幹正也者文選西

京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陳喬樞云箋言作楨幹而正之
是亦以幹爲正與韓同釋詁楨翰儀幹也楨翰或作楨幹楨幹
皆正也廣雅釋詁幹正也易幹父之蠱虞翻注幹正也詩言幹
不庭方庭直也謂正其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也陳奐云方四方
也幹不庭方言四方有不直
者則正之侯伯得專征伐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

注魯齊錫作賜淑旂綏章簟第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

淺幘鞞革金厄疏

傳脩長張大覲見也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

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鞞覆式也厄烏蟬也箋諸侯秋見
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
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官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
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
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
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第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鈎
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鞞革謂轡也以金爲
小環往往纏轡之○天子之圭大尺二寸謂之珌圭其諸侯命
圭亦通稱介圭也此介圭既其先世所執韓侯以世子入覲奉
嗣爵之命亦得執之以覲於王而王復賜以多物也魯齊錫作

賜者北堂書鈔三十引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賜之是韓作賜與毛同履人鄭注引詩曰王賜韓侯禮注兼采三家韓既同毛則是魯齊錫作賜其義同也淑旂旂也綬章旂也出車采芑並言旂旂中央傳中央鮮明兒卽箋所謂善色矣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加文章曰旂釋文綬本又作綬禮明堂位夏后氏之綬鄭注綬當爲綬讀如冠鞋之鞋是綬爲正字矣今字通作綬綬章連文與六月帛葆連文同義葆與旂同章帛皆謂綬也以旂繼帛曰帛旂以綬繫於綦末加爲文章是曰綬章章第詳載驅篇錯衡詳采芑篇玄衮詳采叔篇履人鄭注元衮赤舄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亦魯齊義也齊韓錫作錫者張衡東京賦鈎膺王璫又曰金鍍鑲錫張習魯詩所用魯文也作錫文與毛同說文錫馬頭飾也詩曰鈎膺鑲錫錫是錫之省魯既同毛則作錫者蓋齊韓文陳奐云孔疏引說文云韉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韉與鞞同旣夕禮疏引毛傳韉式中與韉覆式一例今字通作韉說文韉車韉也詩曰韉韉淺幘讀若穹頤會作車韉中韉與謂韉富作韉韉卽今之幫字穹與韉聲義皆相近釋名韉因與下與相聯著也韉韉者以革制車式中所謂韉也小戎作茵又小戎傳云文虎皮此傳釋淺爲虎皮淺毛是淺與文同物也釋文韉本作韉曲禮素韉注或爲韉說文引作大韉皆字異義同先儒謂之覆答而此云覆式者蓋以韉爲式上所覆之皮與笱當車前者異物禮玉藻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謁乘路車不式不式者無覆式也路車無覆式則非

路車有覆式可知傳意以此淺幘非路車之制故不以爲覆答
之幣而以覆式之皮言之解者直以式爲答誤矣覆式曰鞮
者借稱耳愚案月令其蟲保鄭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釋獸
虎爲虎皮淺毛馬瑞辰乃謂鹿毛最淺虎豹毛深不得名淺欲以
鹿皮釋之引巾車職藻車鹿淺幘王藻大夫士齊車鹿幣爲證
然必非天子錫命侯伯之物且雅訓離注虎淺俱有明文似不
必於此致疑也筆革詳藝譜篇金厄卽金輓之省馬瑞辰云說
文輓輓并也小爾雅衡輓也輓上者謂之鳥啄胡承珙曰輓上
疑輓下之譌釋名橘輓也所以輓牛頸也馬曰鳥啄又馬頸似
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啄輓古通用傳云鳥啄卽小爾雅釋名
所云鳥啄輓釋文引沈音畫是也孔疏本譌作鳥啄遂引爾雅
輓鳥啄釋之誤矣又案衡爲橫木所以橫於轡前輓則以厄牛
馬之頸鳥啄又爲輓下兩邊又馬頸者是一名輓說文輓輓下曲
者左傳服注輓車輓兩邊又馬頸者是也衡與輓異物輓與
鳥啄又異物而小爾雅以衡爲輓毛傳以厄爲鳥啄者皆以相
近遂移其名耳金厄謂於厄末爲金飾荀子禮論絲末彌龍所
以養威也楊倞注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輓之末
爲龍首也續漢輿服志龍首衡輓卽詩所云金厄耳箋謂以金
爲小環亦誤黃山云衡爲較端橫木輓卽就衡之兩端爲之故
考工記曰橫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圓鄭注橫任謂兩輓
之間也是中間爲衡兩端爲輓矣輓淺不能又馬頸故又於輓

之兩邊設轡卽所謂鳥啄左裏十四年傳射兩轡而還服注車
輓兩邊又馬頸者是鳥啄雖向下仍著於輓上卽謂著於轡上
亦可也分之爲三合之則仍以轡爲主小爾雅是以併言之金
飾衡轡之末亦併言之矣末卽衡兩端於兩端爲龍首也若節
節爲之必不牢
固安能制馬乎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
其較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邁豆有且侯氏燕胥

疏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茲菜殽也筍竹也蒲蒲弱也
筍祖將去而犯載也旣觀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
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
也餞送之故有酒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贈者也筍竹萌也
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旣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
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且多貌胥皆也諸侯
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邊豆且然榮其
多也○風俗通義八案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
足跡所達無不窮覽故記以爲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
清酒百壺是其事也明魯毛文同陳奐云屠地名無攷說文左
馮翊邵陽縣有鄔亭一作屠陽亭許不引詩鄔亭非卽屠地傳
云顯父有顯德逸周書成閭本典篇並有顯父登德之文傳所

本也泉水傳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出
祖飲餞雖是兩事總在一時祖而舍較行者之事飲酒乃送行
者之事卽此清酒百壺是也黃山云此篇顯父顯父顯父同辭傳訓
顯父爲卿士而於顯父則曰有顯德者也顯父卽韓姑之父詩
明言之矣顯父詩雖不詳然訓爲有顯德者是二字並非定名
實大不倫箋訓周之公卿孔疏本公卿作卿士觀箋說侯氏燕
胥謂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則指顯
父爲餞送之主明謂是周卿士之一與傳訓顯父同作公卿誤
也如傳說本謂公卿有顯德者皆來餞疎失傳意亦說爲一人
是以不言箋易傳耳胡承珙主傳說乃謂清酒百壺餞者必非
一人夫百壺不過概言酒多喻餞送之盛爲侯氏燕胥作照胡
豈謂人持一壺乎陳奐引逸周書謂爲傳所本而不敢究其說
亦私毛也據逸周書成開篇五典一言父典祭二顯父登德三
正父登過四讓父登失其五則顯五者皆官名盧文弨以言父
爲宗伯顯父爲司徒正父爲司馬讓父爲師氏保氏闕者爲司
空本典篇顯父登德德降則信信則民寧其文卽同成開篇是
與顯父岐不如從箋作卿士爲愈也茲與穀對文謂菜茹也筍
與蒲皆萌生而未出地者淮安人取以供客味極鮮美御覽入
百五十九引鄭易注作其餞惟何餞茲古通維作惟蓋本齊詩
說文無茲餞卽驚之重文驚下云鼎實惟葦及蒲段注此有脫
當云詩曰其驚惟何惟葦及蒲是筍許亦作葦皆齊韓異字說

文華大鼓也釋草葭蘆葭葭其萌蘗郭注葭蘆葭也今江東呼蘆筍為葭案蘆筍即今之茭菜俗亦呼茭葭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汪魯諸作姪祁祁如雲韓侯顧

之燭其盈門疏傳汾大也蹇父卿士也里邑也祁祁徐觀也如

妻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

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宮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

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蹇之里蹇父之里百兩百乘不

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蹇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

其貴者燭燭榮然鮮明且眾多之貌○漢書人表韓侯蹇父次

周宣王列上之下齊說也云韓侯迎止者足證諸侯親迎至宣

王時禮尚不廢魯諸作姪者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

女者重國廣繼嗣也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厥

之以姪娣從謂之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女弟也必一娶何為其

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

必不相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不娶而娣何博

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氣相似俱無子也姪

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

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燭其

盈門是魯詩作姪婦士昏禮鄭注從者謂姪婦詩諸婦從之祁祁如雲是齊詩仍作諸婦與毛同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

訐魴鰈甫甫注齊甫作訐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

令居韓姑燕譽疏然傳姑驪父姓也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嘒嘒

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觀其所居韓國最樂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羆魚禽獸備

有言饒富也慶善也驪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易林井之需大夫祈父无地

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同人之需同陳喬樅云易林言大夫祈父者蓋驪父爲司馬之官書稱司馬亦

曰圻父圻斯古通詩祈父于王之爪牙毛傳祈父司馬也司馬掌甲兵征伐之事故言孔武愚案易林齊說无地不涉卽詩之

靡國不到也齊甫作訐者驪之中孚云魴鰈訐訐利來無憂訐甫同音通用廣雅釋訓云訐訐大也卽用齊義說文吁驚語也

詩吁亦作于方言芋大也訐大也注芋猶訐也說文芋下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抑傳云訐大也韓土川澤之大見之

驚人故以訐訐狀之而訓爲大也御覽引詩川澤訐訐訐雙聲通用蓋亦三家異文左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詩主家義集疏卷二十三傷之什

事之賦韓奕之五章取慶居燕譽之義也魯豫通言安樂也詳藝菴篇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貆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堅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

龍疏

傳師眾也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

其墉也貔猛獸也追貆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堅言高其城深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貆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貆也為獵狝所偏稍稍東還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是同聲寔是也藉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伯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與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潛夫論志氏姓篇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五德志篇韓武之穆也是武穆之韓近燕魯說如此箋訓燕為安非也水經注聖水篇聖水東逕方城縣故城又東南逕韓城東今固安縣有方城

村卽是漢縣韓侯城近在其地與河東姬姓爲晉所滅之韓確爲二地箋合爲一誤也追未聞猶在遼東漢魏之間見於史志其後無考當韓侯總領時尙是北方中較著之戎狄大國詩言此者見宣王能用賢臣而韓侯之世濟其美爲無忝光榮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疏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江漢浮浮注

魯浮作陶武夫滔滔注韓說曰武夫滔滔眾至大

也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

鋪疏

傳浮浮眾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鋪病也箋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

水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車戎車也鳥隼曰旃兵至境而期戰地其自出戎車建旃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魯浮作陶者風俗通義十江出蜀郡滿流西徼外崕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陳喬樞云陶陶常訓爲盛長貌楚詞懷沙篇陶陶孟夏兮注陶陶盛陽兒又哀歲篇冬夜兮陶陶注陶陶長兒詩言江漢陶陶謂其流盛而長也陶與下句滔滔韻武夫至大寺三衣箋長衣

也孔疏引侯苞韓詩翼要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孔云下云武夫
洗洗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洗洗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
謂武夫之多故侯苞云眾至大也馬瑞辰云左文十二年傳
趙穿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宣十二年傳趙同曰率師以來惟
敵是求並與詩來求義相同方言
廣雅並云鋪止也是鋪謂止其地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注魯洗作儻齊作潢韓作趙經營四方告

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宣疏傳洗洗武

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
傳遠告功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
此述其志也○魯洗作儻齊作潢韓作趙者釋訓洗洗趙趙武
也釋文樊光本洗洗作儻儻是作洗乃順毛所改此魯作儻郝
懿行云聲借之字古無正體即儻亦或體是也鹽鐵論繇役篇
詩云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桓習齊詩
是齊作潢又玉篇走部趙趙武貌郝云趙趙與趙趙字俱从走
玉篇似近之玉篇所據為韓詩是韓作趙趙樂記橫以立武橫古
音與光同其字亦通黃从艾聲艾古光字也故从黃之字或變
从光說文兒贖之贖俗文作贖釋言枕充亦作橫充皆其證法
言孝至篇武義橫橫兵征
四方疑橫橫轉寫之誤

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馬瑞辰云甸通作徇廣雅徇巡也白虎通巡者徇也又云三年二伯出述職古者以二伯出述職天子巡視邦國來甸來宣正其事也鴻雁傳宣示也是來甸爲巡視之徧來宣爲宣布之徧故爾雅同訓爲徧來亦語詞之是猶云是甸是宣箋訓爲勤失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王子也愚案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周同姓是魯詩家不以爲文王王子論衡氣壽篇云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王充以召公爲文王子與白虎通合蓋魯家別解陳奐云似訓嗣嗣猶繼也韓詩外傳云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韓意釋詩予小子爲宣王自謂言耳無以予小子之故不足上繼文武惟爾祖召公之是嗣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穆公能疆理南海卽是繼康公之事肇長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商頌元鳥上言正域彼四海下云肇域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珙曰韓以肇訓長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喬樞謂齊語轉本肇木注肇正也正與長同義釋詁正長也斯千篇噲噲其正傳正長也肇之爲長亦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疏

傳釐賜也。鉅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占器也。九命錫圭。瓚。鉅。鬯。

文人文德之人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鉅。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白虎通攷黜篇。王制曰。賜圭瓚。然後為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鉅者黑黍一稗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綢綌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詩曰。釐爾圭瓚。鉅鬯一卣。引詩明韓毛文同。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注齊矢作弛治作協疏

傳對遂考成矢施也。箋對答休美作。

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孔疏釋云。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胡承珙云。

以成爲成辭未免迂曲嚴粲曰成者毀之對謂不毀陸康公之功范家相曰此章言報君之事召虎何以報上惟荅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業是乃報上之實事業既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明明天子以下則因以進戒耳二說文義較明順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曹植責躬詩亦引詩明明天子明韓毛文同王念孫云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疊勉也禮器鄭注疊疊猶勉勉也疊疊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疊疊文王令聞不已也齊矢作弛治作協者傳矢弛也本釋詁各本作施宋本作弛禮孔子閒居繁露竹林皆引詩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是齊詩如此弛者寬緩之意以文德柔四國之民則四國皆有順心既以武功定之卽以文德柔之此一弛一弛之義也治讀爲協治協聲同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疏

毛序石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三家無異義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疏

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爲大師箋南仲文王時武

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
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甲之
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
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敕以無暴掠爲
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釋文赫火百反字又作
赫蓋赫字兼有郝音讀爲台卽與壘同淮南原道訓高注壘讀
赫赫明明之赫高意卽以合音爲赫之正讀據此亦知魯毛文
同古人錫命必於廟白虎通爵篇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
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引禮祭統古
者人君爵有德於大祖潛夫論敘錄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宣王
中興南仲征邊史記亦言南仲翊宣王時皆魯說也漢書人表
有南中次周宣王世列上下卽南仲此齊說也如文王時更有
南仲馬班豈容知而不載明出毛傳臆說別無憑證眾所不信
鄭勗皇父以南仲爲大祖之解欲以成文王時別有南仲之曲
說而不知無益於毛自取排擊也皇父並命亦在大祖之廟故
以大祖之文處其中句例多如此南仲爲將皇父監軍王肅所
說情事或然夏官注旣敕旣戒與毛作敬異陳喬樞云箋敬之
言警也警與儆義同蓋三家今文並作儆字楊雄趙充國頌整
我六師用

魯經文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

士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疏

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誅其君弔其民爲之

立三有事之臣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眾左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孔疏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馬瑞辰以爲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卽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陳奐云尹氏爲掌命卿士之官猶師氏保氏旅賁氏虎賁氏官皆稱氏書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孔疏云尹氏卽官也逸周書和寤武寤篇尹氏八士卽周禮序官大史小史中士八人也左傳尹氏以官爲族而與尹氏爲大史者不同解之者概以尹氏爲周族大夫失之愚案陳說較合孔疏以爲吉甫固未必然馬氏據竹書大師尹氏皇父之文以駁箋南仲說誤竹書安可據耶史記太史公自序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潛夫論志氏姓篇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爲宣王大司馬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此魯說漢書人表程伯休父次宣王世列上下此齊說據魯說休父爲司馬在宣王世其失官守亦在宣王世程國伯

留休父名也續漢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韋昭以爲失天地之官疑非若失天地之官而尙爲司馬不得卽以司馬命氏也休父是名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之比胡承琪云周禮止言三農不言三事以三事爲官稱則詩書皆有明文立政三事農事就緒已在其中從傳義爲合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

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疏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

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驚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馬瑞辰云括地志泗州徐城縣今徐城鎮在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故徐國也元和志周穆王時徐王偃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發楚師大破之殺偃王其子北徙彭城原東山下山在下邳縣界續漢志下邳國云徐本國宣王伐徐在穆王克徐以後卽下邳縣界之徐也下文濯征徐國孔疏言此徐當在徐州之地未必卽春秋徐子之國失之漢書敘傳王師雷起霆擊朔野用齊經文胡承琪云王

師將至徐方必有陳兵守隘之處見王師而畏懼故有擾動之意王於是因其擾動而震驚之以如雷如霆之威而徐方遂不勝其震驚耳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注韓鋪作

敷云大也敦云迫齊鋪敦亦作敦彼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

之所疏

傳虎之自怒虓然潰涯仍就虜服也截治也箋進前也敦當作屯醜眾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驚其聲而勃怒

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眾之降服者也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漢書敘傳虎臣之俊用齊經文蔡邕集太尉橋公碑威壯虓虎班固賓戲七雄虓闕是魯齊皆作虓所用經文與毛同服虔通俗文曰虎聲謂之哮文選七啟哮闕之歌李注哮與虓同風俗通義二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應劭習魯詩當是魯亦作本鋪作至云迫釋文引韓詩文陳啟源云大迫淮濱與淮征徐國文義相類陳喬樞云韓釋敦爲大者呂覽求人篇高注以搏木爲大木足證此敦字亦有大義也愚案說文敦敦也从攴專聲專布也从寸甫聲是專卽敦布之本字釋詁甫浦均大也則專亦有大義明矣浦敦搏均專聲又可互證也敦訓敦經典引申訓布訓陳陳布則其象爲大與肆訓陳卽訓大例同後漢

馮觀傳詔策觀曰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關如城虎敷敷淮濱仍執醜虜李注布兵敷過淮水之涯因執得醜虜逼迫義同鋪雖作敷而不釋為大不與韓合鋪敷作敷彼者說文漬下引詩敷彼淮濱彼為語詞則敷兼屯迫二義疑亦齊詩之異文

王旅嘽嘽注齊旅作師嘽作驛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縣縣翼翼注韓縣作民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疏傳嘽

盛也疾如飛擊如翰苞本也縣縣觀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嘽嘽間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

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王兵安觀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

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齊旅作師嘽作驛者漢書敘傳王師驛驛鄭氏曰驛驛盛也陳喬縱云此即王旅嘽嘽之異文顏

注無鄭為非轉引四牡驛驛駱馬為解誤矣黃山云顏注駱鄭引四牡驛驛為喻息之貌說文嘽嘽息也引詩嘽嘽駱馬是四

牡正以嘽為本字此傳訓嘽為盛乃借字矣惟顏駱鄭說而不改字知齊詩兩嘽皆作驛韓縣作民者釋文云縣如字韓詩作

民民同謂其訓民民為親也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先

生何師章末引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陳喬縱云今外傳同

毛詩作縣誤當據釋文訂正馬瑞辰云縣籍雙聲通用故詩縣蠻黃鳥一作緡蠻韓綿綿作民民亦以雙聲段借至傳訓縣縣

爲觀者觀卽靜字靜卽密也謂密也言密也文選洛神賦注解歸密意也與毛同義喬樞案漢書賈誼傳潛乎若深淵之觀注觀與靜同又外戚傳神眇眇兮密親處以密與親連言足證觀之本有密義矣

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注齊來作俅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四方旣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疏傳猶謀也來庭來王庭也

雖臨之尙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同猶遠也還歸振旅也○齊來作俅者漢書景武昭宣元

成功臣表詩云徐方旣俅許其慕諸夏也顏注俅古來字漢書嚴助傳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新序雜事四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

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王猷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言王道誠信充實遠人自服古書猶字犬旁不分左右然魯韓

經文皆作猷不作猶與箋訓猶爲尙義異荀子君道篇議兵篇並引王猷允塞二句非相篇引徐方旣同天子之功皆此意以

上魯說韓詩外傳六事強暴之國難章勇士一呼而三軍避章趙簡子薨而未葬章並引王猷允塞二句明魯韓文與毛同漢

書敍傳龍荒幕朔莫不來庭用齊經文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疏

毛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箋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三家無異義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蝨賊蝨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疏

傳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瘳病夷

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蝨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孔疏蝨賊者害禾稼之蟲蝨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蝨之害稼故比之也易林離之萃苛政日作蠹食華葉割下啖上民被其賊以蝨比苛政與詩意同此齊家說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疏

傳收拘收也說教也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後漢

劉瑜傳瑜曰人無罪而覆入之是女反收之三家詩當作女覆入之其義同也王符傳云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

以統治之在於奉天威命其行賞罰故詩刺彼宜有罪女反脫之潛夫論述救篇同覆即反也上四句反覆互易知下四句反覆亦當互易觀符傳女反脫之則上二句反收之爲覆入確爲引三家詩無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注魯哲或作哲維作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

婦寺疏也傳哲知也寺近也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大夫陽

亂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聲之鳥喻衰

如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

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

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懿抑聲近通

借抑詩國語讀爲懿是也魯哲或作哲維作惟者釋言哲智也

此魯說文義同毛列女夏桀末喜傳引詩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晉獻嬖姬傳引婦有長舌惟厲之階魯桓文姜傳引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齊靈聲姬傳引匪教匪誨時惟婦寺皆魯經文此

哲作哲維作惟又漢書谷永傳永疏引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降自天生自婦人四語亦用魯詩哲作哲維上奪亂字顏注有

言此禍亂其明證也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哲或从心是哲哲

仍一字梟鴟者陳奐云說文梟不孝鳥也雖雖也猶文作鴟凡

鵲類甚多說文舊雅舊字或作鵲此卽爾雅怪鵲也文選演連珠李注引淮南子主術篇云鵲夜撮蚤察分毫末晝出矚目而不見三山高誘曰鵲謂之老鵲史記賈誼傳鵲巢伏竄兮鵲巢翔翔是也

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慝在條繫嬰悅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疏傳伎害忒變也休息也婦人無與外

政庫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紱躬秉

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紱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

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公之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

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裸

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紱之玄黃之

以爲繭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

鞠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恩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

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

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識知也賈

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

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

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天之降責乃有變異而日食星隕山崩川竭者何神之降福乃無災害而水旱蟲螟霜雹疫癘者何王違此凶災不思修德反舍爾大者遠者不務而惟我國之賢者是忌乎三家秋作述者說文述遠也集韻引說文有詩曰舍爾介述王氏詩攷因之明許正字毛借字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義與此合也惟其不善更致不祥王傲情不修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方以爲有恃無恐也不知賢人既亡邦國亦從茲殄瘁矣王何以爲國乎左文六年襄二十六年傳并引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是也韓詩外傳六易曰困於石章引詩說同明韓毛文同漢書王莽傳引邦國殄瘁

作領亦三家異字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疏

傳優渥也幾危也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

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天之降罔甚優寬也尙未裁及王身而賢人云亡則國是無與挽回可憂孰甚天之降罔甚幾危也或冀王之改悔而賢人云亡則國勢將終不振我悲更深此及上章

天字皆言天不斥主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三

蕩之什

晁

聲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注魯今作全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注魯皇
 作爾後作訛疏傳藐藐大貌鞏固也箋檻泉正出涌出也聲沸
 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
 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彼感沸然正出之檻泉其來源固甚深矣我此心之憂一如
 泉源之深固不始自今矣魯今作全者列女嚴延年母傳引詩
 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以本詩之義推之言邁此惡政不能不
 出於諷諫甯肯專爲自全地乎但惡政之興何以不在我先何
 以不在我後適於我身遇之也我王果有君人之德藐藐然可
 以比美昊天無不能鞏固爾位之理今縱不爲一身計亦當思
 無辱皇祖用救爾後世子孫耳魯皇作爾後作訛者列女晉范
 氏母傳引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訛謫字通釋註世以妖
 言爲訛當日屢孤其服實亡周國之訛言偏於一國衰似事實
 無不知之故祝其修德禳災無辱爾祖以挽救前此亡國之訛
 言也韓詩外傳六孟子說齊宣王章引
 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明韓毛文同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疏

毛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罔也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箋旻病也。三家無異義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注韓

作御疏

傳罔垂也箋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病乎幽王之爲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

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荒虛也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瘠我饑饉與雲漢篇瘠我以旱句義同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術章引詩旻天疾威四句明韓毛文同韓罔作御者外傳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言大荒之年所居所御盡爲之變與毛訓義全異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桀靡其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疏

傳記潰也

桀天桀也靖謀夷平也箋証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罔天下眾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昏桀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桀桀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惟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陳奐云文選文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靡好也疑卽此詩靡共之義或以爲烈文封靡義者非愚案如陳說韓義當釋爲

昏杯之人自謂好共職事而憤亂邪僻實謀夷滅我國也說文憤亂也漬與憤同說文福下引爾雅福福漬漬段注引潛夫論云何何漬漬蓋用爾雅文是漬又通作漬

皐皐訛訛注魯皐作浩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

孔貶疏也傳皐皐頑不知道也訛訛虛不供事也貶隊也箋玷缺

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入戎伐之而國與諸侯無異

魯皐作浩者釋訓皐皐瑁瑁刺素食也又曰翕翕訛訛莫供職也爾雅釋文舉樊本作浩皐浩古通左定四年經盟于皐陂公

羊作浩油是其證樊本在先魯詩當本作浩浩皆無德食祿意也小旻訛訛傳以爲不思稱其上荀子修身篇亦作訛訛字異

義同皆曠職不善意

如彼歲旱草不漬茂如彼棲苴注齊漬作彙三家苴作粗我相

此邦無不漬止疏傳漬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箋漬茂之漬當作

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漬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漬邑亂曰叛○齊漬作彙者韓詩外傳

五如歲之早章引詩曰如彼歲早草不潰茂據外傳所引韓與
毛同李黼平云說文債一曰長貌長遂義近潰當讀爲債陳喬
樸云班固通賦枝葉彙而靈茂班述齊詩賦語卽本齊義箋
用齊改毛故與班所據文同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
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蓋以音近假借三家莖作祖者傳以
莖爲水中浮草箋云樹上棲莖孔疏云莖是草之枯槁逐水流
者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
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莖莖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
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莖也陳喬樸云眾經音義二十五引詩云
如彼棲祖與毛字異蓋據韓詩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餘
曰祖知莖祖二字古通箋云如樹上棲莖亦據三家改毛也愚
案通俗文又云祖卽查字亦與槎通用此另爲一義說者遂謂
祖莖皆卽槎以槎於浮水意近欲借通傳說然刈餘曰祖刈卽
刈艸仍是艸經刈割殘損之貌所謂不潰茂也楚詞九章艸莖
比而不芳王注生曰艸枯曰莖疑卽本此詩魯訓枯與刈餘說
異而義相類皆不作水中樹上說蓋棲當說如餘糧棲畝之棲
也以棲祖專爲韓義說亦不確要當出三家詩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

斯引疏

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讓佞維今之疚今則病賢也彼
宜食疏今反食精粹替廢兄茲也引長也箋富福也時

今時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疏廢也謂糶米也職主也彼
賢者祿薄食廢而此昏祿之黨反食精粹女小人耳何不自廢
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糶
十稗九鑿八侍御七。詩言昔日之富家給人足不如今時之
困窮今日之疾仁賢疏退不如此時之尤甚彼宜食疏糶之小
人反在此食精粹何不早日自廢退免致妨賢病國反主為滋亂
之事使其引而日長乎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注魯頻作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疏

傳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頻

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池水之益
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
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猶偏也今時偏有
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
王也裁謂見誅伐。說文頻人所資附頻蹙不前而止從頁从
步正字當作頻箋云當作濱乃用魯改毛也列女漢趙姊姊續
傳君子謂昭侯之凶變與襄如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
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
氏壇外趙氏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箋分內外言與
列女傳同義蓋本魯說為訓言此害偏矣猶主之使滋亂益大

不顧哉我躬乎其後大戎
內侵騷山象離斯言驗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疏

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

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哀哉哀其不高尙賢者尊
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毛傳說二南與三家異故言
召公辟國事以爲非實今無羅舊籍推而跡之尙可攷見大略
文王稱王後命召公爲召南牧伯辟漢世南郡南陽郡地微辭
故有日辟國百里之詩云昔先王受命者卽謂文王受命稱王
事也蓋岐周開國肇建二南乃一時權立之制迨武王滅紂南
國是疆已非二南舊時封城歷秦逮漢逾越千年在孔子時已
有不爲二南其猶牆面之言矧祖龍滅學申公傳詩書缺有間
聽覩茫昧眾家雜出莫相是非故雖以魯學正傳而蘭臺惟許
其最近河間偏好而古文尤畏其名尊也日蹙國百里者蓋幽
王時戎夷逼畿疆日削之故皆無人謀國所致故言今人不
尙有舊德可求乎何王不一置念觀若與己無涉也其可哀孰
甚耶

召夏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三家義

卷二十三

七

蕩之什上

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終